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三十九

賦役

漕運

勘覆膠萊河

何國宗

釐剔漕弊疏 康熙十九年

給事中臣徐旭齡謹

奏為敬陳漕弊事臣竊惟東南民力最困者莫甚於漕近見各省糧道因漕務而婪贓至數十萬夫官貪由於法弊法有弊竇而後官緣為利孔官貪則宜易其官法弊則宜更其法各省雖有漕運糧而江浙當天下之半就臣見聞最確百姓所最苦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其一為贈耗之苦百萬漕糧悉係小民之膏血漕糧貼截五米十銀向有定例近今每糧百石江南私截至百餘兩浙江至三十餘兩而部議以此項若加剝減恐盜賣正米

旨臣查漕臣師顏保訪參浙江糧道劉朝俊六年漕貼內要贓一款二千餘兩即每石百石所貼三十七兩之銀也夫以極如此之多而本年漕糧全完並未有盜正米者是多貼止以飽非以資運故貼截銀米之宜減甚明又如江南每船受兌五百石有奇內有加冊耗米解至京通除在船耗米加一五外交倉止四百石有奇是該兌米內原有加一五為在船之折耗非正米也今縣官徵收不分正耗百石加耗五石是耗外加耗矣此

耗米之加增宜裁又甚明其一為耗廒之苦漕糧冬兌冬開立有准限耗廒比船未到次印官逼令百姓交兌姑且以廒易廒以完考成也各處漕船俱於本地成造惟直隸山東鳳陽以其地產

木故于淮安設廠而江寧各幫共船一千二百有零亦于淮安成造實則木植油蔴俱產于上江從長江而下過門不入至於儀真逆流抵淮四百餘里沿途動用民夫晝夜挽拽及船成之後復渡大江道經千里到次遲延縣官急于考成旗丁利于索詐於是船未到而交兌名曰找廠糧戶既受一番賠耗供費之累矣及找廠之後仍令糧戶管廠船到復兌又受一番賠補苛索以致民間賣男鬻女無可告訴推所由來總因造船在於淮安船遠故到遲到遲故找廠找廠故病民今淮廠漕造已歸地方官管理莫若江寧水次之船歸於江寧蘇松水次之船歸於蘇松木料油蔴既就近而易辦船成交兌又無遲誤找廠之弊此漕船之宜歸各地方成造又

甚明其一為冒破之苦也江南漕糧之外名為漕項一曰兵糧一曰局糧一
曰南糧一曰軍儲此皆本地支銷無庸有贈耗者今贈耗反多於糧
正兌又立有對支印票分撥自支徑承往往侵蝕每至重復科徵納而
又納一年之內血杖死者盈萬盈千此漕項之不當照漕兌加贈且不
得借對支重徵又甚明其一為兵糧之苦兵漕宜分明查
混亂漕糧除解京外則有兵糧為本地營鎮支銷其派支
多有逆行倒置者如鎮江府有大兵駐劄原截留本地之米
今改令江西之米運至鎮江而反將鎮江之米運至通州其意
以江西路遠恐幇船押尾貽累在漕各官參罰不知而處之糧在
出者入在民既不免勒贈之苦在官又增轉輸之費又如提督駐

劄松江自行截留松江之米今分派蘇松各州縣支領營官
借以居奇遂差撥兵丁撑駕沙船將對支糧户凌虐拷
打額外索詐糧户因對支所累死亡逃竄者不知凡幾且
是以為兵糧當於駐防之處畫數截留不宜將本地之米解
出反將別地之米解進往返勞費其有不敷者方准撥支近縣
然亦必營官與縣官交割不許兵丁與糧户自相對支此兵糧
之支給亟當釐定又甚明矣漕糧乃天下之大命也東南漕
糧之苦如此天下可以類推祇緣貪官污吏利於侵蝕積弊
相沿今漕臣帥顏保方膺
簡任正當為民釐弊之時伏乞

勅下將漕法之不便於民逐一更正務使法嚴而官不敢貪亦法簡

而官不能貪漕規整肅無弊不除其於培民命而厚

國儲非小補也

漕弊疏

臣王命岳謹

奏為恭陳漕弊事臣伏惟

國家大計莫過於漕比年以來東南辦漕之民苦於運弁旗丁肌髓已盡控告無門此其冤然任之而不為之所乎按前蘇松按臣秦世顯定每兌漕糧一百石准加米五石加銀五兩業經奉行

聖旨遵行在案乃聞近者民間赴兌水次每漕糧百石米加至三十石四十石不等矣銀加至六七十四五十兩不等矣此外尚有潤米每石加五升不等矣民視弁丁如同仇根至於典妻賣子折屋鬻衣以飽驕軍之腹稍不遂意甚至糾眾凌官如漕臣周卜世臥艇與

江鼓噪一案豈惟民膏吮盡抑且國作大傷漕事至此當
言哉臣再四察訪乃知弊之所從來有其源去運弁旗丁實
有所迫而然之今不先寬軍力而徒禁其橫取於民雖日貴
一弁於市而弊原決不可止以臣所聞弁丁有水次之苦有過淮
之苦有抵通之苦何為水次之苦其一為買幫陋習幫有高低
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窮必欠當僉運時富弁行賄買幫費至
二三百金貧弁坐得低幫是貧弁處必欠之勢而富弁甫僉運已費
二三百金矣此一苦也其一為水次陋規衛丁當承運時有衛官幫官
常例每船二三兩不等糧道書辦常例每船四五兩八九兩不等至府
廳書辦各有常規常規之外又有給箭牌差禮漕院糧道

令箭令牌一到每船送五兩十兩不等刑廳票差每船送一二兩不等其名目則或查官丁或查糧艘或查偷艙或查日報或查開幫或提頭識名目數十難以枚舉向或清廉上司不肯差人到幫書吏又巧立名色止差人到糧道及刑廳處坐催又有刑廳差人代為斂費蓋船未離次已費五六十金又一苦也其一為勒靳行月二糧布政司派給行月錢糧舊例行文各府縣支領每船約送書辦六七兩不等否則派撥遠年難支錢糧及極遠州縣而州縣糧書又有需索每船約送二三兩不等十金之糧無五金之實又一苦也此三者所當清釐於交兌水次之時以恤弁丁者也何謂抵通之苦其一為投文之苦船一抵通倉院糧廳

大部雲南司等衙門投文每船共費十兩皆保家包送書辦保家另索每船常例三兩此一苦也其一為各役船規之苦坐糧廳總督倉院京糧廳雲南司書房各索常規每船可至十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斂其不送者則稟官出票或查船遲或取聯結或押取保或差催過堂或押送起米或先追舊欠種種名色一票必費十餘金又一苦也其一為過壩之苦則有委官舊役伍長常例上斛下蕩等費每船又須十餘兩而車戶恃強剪頭偷盜耗更不貲又一苦也其一為交倉之苦則有倉官常例并收糧衙門官辦書吏長上長下等等名色極其需索每船又費數十兩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雖經奉

旨題革今又改名復用小欽家改名催長大欽家改名住借
戶取保每船索銀四五兩不等有送些可得先收無送些
刁難阻凍又一苦也其一為河兌河兌法本兩便但向有踏
偷盜混籌搶籌種種雖言之弊前任督部臣王永吉疏數又
經運官虛延匿登閘控告屢經部臣疏覆未見設以整飭
之方此又一苦也此五者以苦情聲於抵通之後以恤弁丁者之云
於過淮之苦亦有積欲攤派吏書陋規投文過堂種種諸費往年
過淮每幫漕費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自總漕臣蔡士英剔
弊釐奸並不差一官一舍下幫凡船到投文即刻臨河千盤驗
行順利不停是以官丁分毫無費今歲完糧盤過多以是而觀天下

奏書常運之齋

無不可詰之弊存乎其人耳以臣愚見水次之苦責在糧道運官宜全用守于兩土并閒散每遇僉運將在委職員或覈報漕撫漕院巡堂拈閱或公同布按都司當堂拈閱則買幫之苦除矣今前牌票片紙不到幫以漕務責成刑廳并禁其雜票則水次陋規之苦除矣布政司現給行月二糧切行州縣則勒靳之苦除矣布政司糧道有不率者立行糾參則漕撫漕院之責也抵通之苦責在部堂倉督使按文者立收立折嚴革積弊則需索之苦除矣禁止差票嚴革委部則胥役船規之蠹矣嚴訪委官任長之弊則過淮之苦除矣依船次先後交納不許攙越號瞭有節則交倉之苦除矣無過河兌完一日糧廳躬

赴河干面運弁兌過米若干石令本弁自備席木官撥人役斂守

次日官自兌面旗丁則流弊混搶之苦除矣

皇上仍不時差官察訪有官不勤斂役仍需索者以法治之則

朝廷綜核之權也凡臣所言皆積年舊弊夫去弊之法不在

但完既往必在嚴飭將來伏乞

皇上勅下部臣及總督諸臣詳議去弊良法等論臣言所及

所未及悉心條奏施行如督撫條陳改可採後重申約束

有敢悖

旨横增於五石五兩之外者官擎向丁累示執敢不遵庶幾漕政

一新東南之民稍有起色於

[illegible]

訣亦有裨之

論漕弊疏 道光二年

江蘇學政臣姚　謹

奏為謹論漕弊事臣竊惟東南之大務有二曰河曰漕比年海口深通南河目前光景甚稱安穩惟漕務法久弊生雖經督撫大吏數年以來悉心調劑然總未臻實效小民仰沐我

朝

聖祖

神宗生成涵養居今百八十年愚賤具有天良豈有不樂輸將之理識以東南財賦甲於天下而賦額以江蘇之蘇州松江浙江之嘉湖四府糧重尤甲天下竟有一縣額徵多於他省一省者乾隆三

歉者畢退之病

十年以前並無改設浮收之弊是時無物不賤官民皆稱

其後生齒愈繁而用度日絀於是設弊漸生然猶不過就

斛面浮收而已未幾有折扣之法始而每石不過折扣數升

繼乃五折六折不等小民終歲勤動納賦之外竟或不敷養贍

勢不能不與官吏相抗官吏設以制民之術其道有三一曰抗糧一

曰包完一曰抵交醜米賦欵既重民間拖欠勢所必有然大約只係零

星小戶及貧苦之家其墳墓住屋皆須照例輸納又有因災後

徵新舊並積因而拖欠者是誠有之至如其家或有數十畝之產

既自食其田之所入而竟置官賦於不問實為事之所絶無

所謂抗糧者如業戶應完百石只能照數運倉其外多辦二

十石以備折收書吏等先以淋尖踢脚滌散多方糜耗是其數已不敷再以折扣計算以准作七折便須再加二四十石業戶既不甘必至爭執不肯再交亦有因書吏刁賴復將原米運回者此縣即以前二項指為抗欠此其由也包完之名語寡弱之戶其力不能與官抗則托結交有力者代為輸納可以不至喫虧經官吏果甚公平此等業戶又何用託人代納可以不煩言而自破此民間終歲作苦皆以完糧為一年要事如運米石進倉其一家男婦老幼無不進城守待一遇陰雨而堡無稽將百計保護恐米色受傷如官吏刻期斛收即歸家酬神祭先以為今歲可以無累遠去故往其特以醜米挺交殆非人情雖平歲有不齊則米色不能盡一而

間有之耳然官吏非執此三者則不能制人故生監則詳請暫革
齊民則輒先拘禁待其如數補交然後以悔悟請釋竟成一定
不移之辦法 且自去歲至蘇 金壇吳江等縣已釀成事端
他府就了結者雖尚不乏不知踴躍輸將者實皆良民而非莠民
此民不能上達之實情也然在州縣亦有不能不如此者近來地把
昇黃所得廉俸不頂即給支銷斷不敷用州縣自開倉至兌運
日止其備整倉廒蘆席竹木板片繩索油燭百需及幕友家人
書役出納巡防一應伙館工食費已不貲加以運丁需索津貼且
甚一日至其署中公用自延請幕友而外無論大小公事一到面前即須
出錢料理又如辦一掛累之犯自勸詳至結案須費至百數十金

案愈大則費愈多後有匪解人犯運送餉鞘事事皆須費用若將藉用民力堅行禁止謹厚此本身而退其貪意於非向詞訟事件生發不可而吏治更不可問矣伊等熟思他弊一破獲咎愈重不如浮收尚為上下皆知故甘受民怨而不恤雖地方有肥瘠才具有能否其藉此以肥身家者亦不能謂其無需要不得已而為此者亦不少臣見近日言事者動稱不肖州縣節思州縣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至行同苟賤此又州縣不能上達之實情也州縣受倍克之名而運丁陰受其益故每言及運丁無不切齒然其中亦有不能不然者運船終歲行走日用必給家居倍增從前運道深通督漕諸臣止求重運如期到通一切並不

苛察各丁於開運時多帶南物，至通售賣，復易北貨沿途銷售，即水手人等攜帶梨棗蔬菜之類，亦為歸幫時餬口之資。乾隆五十年後，黃河屢經倒灌，未免運道受害，於是漕臣等慮夫船重難行，不能不嚴禁多帶貨物。又如從前商力充裕，軍船回空過淮時往往私帶鹽斤，衆亦以每年不過一次，不甚窮搜，近因商力疲竭，未免算及瑣屑，而各丁之出息盡矣。丁力既困，加以運道之淺，反增添夫撥淺之費，且此邇緊要閘壩牽挽動需數百人，使用稍省，船即慮其受傷。道路既長，期限復迫，必須鉅費，非出之，如縣吏每歲出些，又運丁不能上達之實情也。數年前因津貼日增，於是定例每船只給銀三百兩，於運丁實不濟用，船不能開，遲久不開則必

縣獲皮故仍不免私自增給是以從三百兩者乃虛名耳嗄又以序

收近甚嚴禁收漕不得近入於經州縣入不敢出强者不敢与挍弱

者仍肆朘削是以從入於者亦虛名耳經民間執詞挾官、從設

法雜制而多端因以滋生皆出於民心之所不服若將此不靖之

民盡法懲處則既困浮收復陷法網人心忿懣不平若味

姑容隱忍則小民開犯上之端將致不必收漕而皆等官長

共於紀綱法度所關匪細臣條思博訪求一萬全之術而不可得

既已有所見聞不敢不陳於

聖主之前或可飭令中外熟悉漕務諸臣悉心籌議以期上下相

安臣言雖若迂闊實今之切務也謹恭摺具奏

剔漕弊

臣包 謹

奏為清釐漕弊事 臣竊惟漕為天下之大政 又為官吏之利藪 貪吏之誅求良民 奸民之挾制貪吏 皆而交徵往發 惡関係政体甚鉅 說者皆謂漕弊已極 玆清釐實無善策 或以為州縣一年用度取給於漕 故不能不縱之浮勒折 是舍漕州縣其用度又將何出乎 或以為幫丁需索兌費屢千累萬哉 革此項勢必誤運 州縣虧帑實由於此 是無漕及有漕不起運之州縣其虧帑又從何來乎 凡此三說 皆貪黷州縣造作誑以惑弄上司 以遂其朘民肥橐之私 而為之上司者或受其愚而不

加省察剔其賄完為之飾詞以致浮勒日甚也惟復肯撫本齊末

廣思集益使閭閻免濡需之苦幫丁祛賠累之病州縣省

塌墊之虞乎查州縣收漕有例定耗米自加一四至每石八

升不等以為修理倉廒斗級書食車腳津貼旗丁食米之用

辦漕有餘即留為該州縣辦公之資是借漕本不為州

縣之累也合計各衛所艾各屯田步不及十分之七一多至

每船千畝少亦數百畝田隨船撥至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

年折造所領例價雖不敷用然近年撙節屯田租入則

津貼猶必已頭舵水手有工食家口有月糧又有程齋月

贈席篷銀頭舵又許帶土宜免稅幫丁附帶客貨每船

約一二千石得受水腳豈肯復有賠累哉至於千萬九牧為人
擇官多方以耗剝之各衛有本幫千總領運足矣而漕
臣每歲另委押運幫官又分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
有糧道督押足矣又別委同通為總運沿途有地方文
武催趲足矣又有漕委督催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
不下數百員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無濟公事然不得不
借幫丁之脂膏以酬屬員之奔競且為保舉私人之地淮
安盤糧漕臣親查米數而委之弁兵通幫上倉之臣親驗
米色而聽之花戶兩處所費數皆不貲一總運所費二三千
金一重運所費二三千金一空運一催趲所費皆浮於千金

又沿途過閘，閘夫需索每一船一閘不下千文是故幫丁苦言運糧之費取給於官而有餘合計陋規賄賂雖力索州縣之兌費而尚不能足也善治漕者先清屯田責成衛所督課耕其量其所入以一半給家計一半備公需停委重空責成本幫裁派總運責成糧道盡撤催趲委員責成沿途文武裁汰閘夫責成閘官看守撤閘閘板每一幫船抵閘艘其通力合作提溜要速水次則嚴禁嫖賭及隨幫收帳其盤糧艘者責漕臣而使督臣稽察之過留者責倉臣督同坐糧廳革退花戶之為積蠹者則幫丁之辦運從容無侵州縣津貼而州縣無所藉口以誅求于小民則民不能

歛中以滦厚其長吏藏富於民以培元氣此等体統否則

學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財以積衆怒東南之患於茲斯矣

釐剔漕事疏 雍正七年

臣尹繼善謹

奏為恭奏釐剔漕務事竊照江省徵收漕糧積弊多端

上廑

聖懷特頒

諭旨閔

命之下臣深惶悚臣日夜圖維悉心体訪凡民間完漕耗費所繫辦漕需用以及旗丁挽運用度細〻察核務期与漕務官民均有裨益方可永遠行之無弊查鄂尔泰先任蘇州布政司時曾有每石收漕費六分之議內半幇給旗丁為船銀二十兩一半給州

縣為辦漕之用臣通盤合計在從前旗丁抵通過淮浮費其
實原不敷用今當
聖明已將旗丁一切浮費禁革伊等原有行月錢糧又加額編
五米十銀再幫銀二十兩儘足用度旗丁既有定規州縣
不致勒索有此三分一石亦可辦公即民間完納漕糧每石止
令交費六分一切耗米斛面盡行禁革亦不為苦臣在青江
侍郎係擬定規條開單具摺請旨因先奉
諭旨依欽奏摺內聞有江省收漕每石應收漕費三分官吏多收
至七分不等之語欲避此名色署督臣范時繹行司議詳每
石止許收費三分零據臣彭維新飭令每米一石准其折扣九升

臣查九扣收漕每石已加米一斗一升是存六七分之名除行八九分之實小民豈能受惠此議斷不可行若每石收費三分以一半給旗丁每船止得銀十兩以一半給州縣每石止一分五釐一切鋪墊人工腳價實不敷用大處多也凡此皆立法務在可遂若矯枉過正雖小民一時感頌而公事難行將來勢必復增況奏摺既稱收費六七分又復加米兩項合計實在除多此米糧不許升合加增僅收漕費六分原為官民兩便臣隨咨會署督撫及漕臣商定一收費六分通飭遵行再向來隨漕收取除米最滋弊混易於侵冒如常平社倉捐穀一項原係勸民樂輸而近來竟隨漕勒收亦一併飭禁至旗丁既經定議每船幫貼銀二十兩自不許仍

向各州縣勒索而州縣又向有呈送各衙門徵漕陋規近年以來雖院司道府衙門已俱不收取其監兑押運等官以及吏役催漕人等仍有浮費若聽其因循則弊不除根州縣仍得藉口亦一併從此徹底出示嚴禁今歲法令之初總望官吏奉行力臣督率司道各官俱時時加察處處留心除玩法之興化縣等已經嚴參各處現在密行查訪明加儆戒務期漕弊肅清以仰副我

皇上惠愛黎元至意

擬更定漕政章程疏

臣阿霖保臣蔣攸銛奏言竊照江蘇省以漕務為急而漕糧尤以米色為重自嘉慶四年仰蒙

皇上洞矚積弊三令五申並荷

聖慈屢經設法調劑旗丁自應日有起色乃民間仍以浮勒上控州縣官又以刁抗為患往往視收漕為畏途究之各執一詞皆屬控蓋緣丁力久疲所領行贈錢糧本有扣款而長途挽運必須多雇人夫以及提溜打閘開閘并間有遇淺盤剝人工倍繁物價昂貴用度實屬不敷勢不能不向州縣索費州縣既須貼費勢不能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既有浮收將不能不受包戶

挾制臣等訪聞縉紳之米訟棍之衿米舉貢生監之米訟棍之

米素好興訟之米訟棍之米此三項內縉紳之米僅止不能

收及刁生劣監好訟包攬之輩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

色潮雜亦不敢駁斥並有每挾州縣浮收給串坐吃漕規以

圖買靜就安遂致狡黠之徒視為利藪或牽包攬訐訟不

休州縣受制于刁衿訟棍仍取償于弱戶良民其安分之舉

貢生監訪加多寡不一大約總在加二三之間此最苦者良善

鄉愚零星小戶雖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違畏棄欺良此廠

假然是欲借漕收轉為奸民牟利之藪而良民之受困益

深矣且鄉僻愚民始則忍受剝削繼亦漸生機械伊等賄

托包户代交賠之自往交漕加七五六之數此皆實在愚民何樂而不為是以近年包户日多鄉户日少於特刁民羣相效尤即良民亦漸趨于莠安治民風士習由此日壞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積重無已之實在情形也從前幇丁貼費每船不過百餘至二三百兩不等近來旗丁積累愈重需費愈繁且路費正用之外或償還舊債或任意花消或幇帑弁帑索皆此旗而非盡由于路費不敷伊等知州縣浮收有加五六之多遂得藉口多索運弁于丁達成一氣州縣惟恐誤兌不能不受其刁勒是以封幇費竟有遞增至五六百兩七八百兩此皆蘇松為甚民強官懦之处僅得良善之贏餘不足供奸丁之訛索遂致虧

空挪墊固屬實情即民情較淳之地方牧令任意朘削從中
口於兌費繁多致作虧空亦所難免稍藉民力以濟運尚
屬因公又因濟運而虧挪將將何底止州縣既多浮收則米
色不能認真幫丁既多貼費則受兌亦不復深求及至過淮
賄買倉書經紀通同挪交即米色之攙雜不純率皆由此又
官民交困彼此扶持南收北兌流弊無窮之實在情形也
漕務積弊至此豈可不大加整飭力挽頹風然弊有不可
不除而又不能盡除者往往事飾說空文聽其言似屬至公究
實無效臣等前往在任毫無迴護已將違功令嚴行禁
於合不准多收封幫費全行裁汰稍有不遵即行查參原屬辦漕

正理亦未給非臣等自全之道惟查幫丁長途苦累費實不
貲若竟絲毫不給津貼則勢必不能開行若責令州縣捐給
無從籌勢必不能交兌伏思
天庾正供運尚不可況明知必誤而聽其決裂即懲辦亦於事無濟
臣等非特不能當此重咎具有天良亦不忍出此但律漕之說
既屬窒礙難行而酌加之事又斷無明發
諭旨之理臣等忝列封疆重寄所以察吏安民者惟在令行禁止
勸廉懲貪今有此闕而不敢問即懲之而無辭以解令之不
必行禁之不必止江蘇訟案大半在漕一事如此事事掣肘
若不立定章程仍可邀預敕行收回一漕臣等亦必致士民皆

敕書嚴追之議
執為口實而予縣不予以限制移雖分別懲創官與民不能開
心見識吏治民風將愈趨愈下倉庫亦亦侵蝕之日種
知自取考成迄亦因循緘默負
恩更重同江何安撫夜等維并與司道等反覆熟計不得不於無
術籌全之中苦思酌中權宜之道謹就管見所及不揣冒昧敬
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每年秋成時酌定收米章則以免偏枯之虞糧艘兌載抵通水脚
日昂米貴如酥加以起剝折耗進倉篩揚歷存米尚不足抵補應請于
將屆開漕之先由藩司糧道督同該管知府察看秋收光景

酌定斛面若干總不得逾八折之數督撫核明俟開漕時出示諭紳
衿士庶盡一徵收如再有控告此查係該州縣並未遵照出示
為曉諭不准刁抗若稍有格外浮加雖未經告發而訪查得實即
行嚴參若至刁生劣監仍前包攬挾文訛索漕規亦即嚴
行究辦如此則封幫費有着漕可速完在紳士既有田地本屬有
体之家此費有限而小民得免偏枯之累且紳士與齊民畫
一完糧刁徒無從挾制包户亦不禁自絕矣
一旗丁各船封幫費應嚴定限制以杜苛索也州縣因封幫費
必須津貼不得不量加斛面仍係以公辦公並非准其任意
多收但封幫費不定限制則需索無已必至加收無窮請酌中定

制每船除向來不及二百兩者仍照舊外其在三百兩以上者察
看該幫情形定以三百兩為度漕臣嚴行曉諭不准絲毫多
索米色則必須乾潔即食米應給本色者亦不准違例折收倘兌
足時地方官將各幫米樣封呈本省各上司運弁出具印結三
張亦將米樣申報糧道陸續封送總漕坐糧廳倉場侍郎
查考其旗丁應給銀兩應令縣幫公同散給毋許伍長奸丁
包攬侵扣如有奸丁領出私行花費責成糧道嚴查究處所有沿
途催船漕委及過淮抵通一切使費悉行禁革如此則米色不
能通融旗丁不致苦累而州縣亦無所藉口矣
一收米既有限制則興訟之糧應委員驗明上倉以防積欠也查向

米包户攬納米石為數不少到倉時官吏稍為查問即抗不交
納或將濕碎短少之米委之倉外一閧而散赴上司衙門控告
猶須代為看守而漕米不准掛欠州縣官不能不買米供兌於丁
利于多折價值彼此通融並將食米各數折收途中又將折價
用去不免以正米作口糧買補每期聯幫叢出今斛面一定恐有
控案委員驗估米色押令進倉與眾花户一律辦理其控告之是
非曲直再行秉公審究則地方官可無墊兌之患不致以漕尾提挂
交代作抵日久漸歸無著亦清理虧欠之一端也
一州縣預買惡米墊倉勒收折色之弊應嚴行禁革也近年州縣
因兌費既重斛面不敷不肖貪猾之官吏百計張羅竟有於將

糧首重乎色米色純潔總以糧糧道運官看定而況臨兌之際既經驗明米好即令公同封取樣米送定期開兌今將每日交兌米數按五日一次直報仍填晴雨日期備查如有無故停兌及未兌足而閒擱甚許州縣稟明立拏倡首之丁究處並將幫弁撤回州縣幫弁有以米色爭執者亦應即稟糧道親驗如果米色潮雜責令歸淨交兌仍將州縣處分倘係弁丁捏稟挾制立將幫弁撤回參究幫丁從嚴懲辦即令依限兌收設有尖丁私費永遠革除如此則旗丁臨兌前之弊可除矣幫丁兌米本有日給兌串既已交兌給單則不得卸過州縣伏查雍正年間定例漕糧未交兌以前一切責之州縣既兌以後責之弁丁又例載交兌漕糧應令監兌官秉公查驗兌

兌出具通關米結不得勒措推諉是漕糧一經受兌弁丁即應出
結斷不應於兌竣開行後仍以米色潮雜為詞勒靳通關也
應請嗣後於兌數報竣幫船離次日即令州縣將兌單先
呈糧道飭令該幫頭伍交出米結不得過晉限如逾限不呈
許州縣通稟委員持令箭提取仍將頭伍枷示以儆另委運弁
代過淮盤驗如有米色霉變等情幫丁既已受兌給單在兌即
應照嘉慶十七年定例州縣與弁丁一体參處分賠不得以通關
未付為詞藉免參賠如此則弁丁既兌後之弊可除矣再臣前奏
內曾將每漕船每年需費若干附片陳明奉
硃批查明會議具奏今據蘇松糧道稟稱松江幫船丁力最疲

需費較大蘇州太倉次之常鎮又次之鎮江之丹徒丹陽兩屬最少
大約松江府幫船不敷銀四百餘兩蘇州太倉不敷銀三百餘
兩常州不敷銀二百餘兩鎮江府之丹徒丹陽兩屬最少
大約不敷銀一百餘兩此須津貼等情臣查旗丁長途領運例得
銀米內有扣解剩價及解淮辦運之款且協運之江興各幫並
無屯田貼費幫丁疲乏勢不能不量予津貼惟各船行走遲速
不同道路遠近不一即各丁經理亦有善與不善之分斷不能以
一年一幫之用度定為各幫永需之數而向來津貼之議實
啓爭執之端溯查江蘇省嘉慶五年曾議松太等屬每船貼銀三百兩
十五年復議每船五百兩而幫丁不惟不遵反視此數為額給之項仍欲

另議津貼以致匪徒加增流弊無所底止又幫船有加一免催
存次配造船隻每幫自五六七隻至十餘隻不等因其運滿歸
刱得輪減停運將應裝之米灑帶通幫謂之虛船該船停
歇在次仍准照舊支給月糧且有墊蓋錢糧足資養贍其該縣
給費書差開運船既輪減存次豈得復予兌費而近來刁勒
索必欲併計在內以致縣幫爭執遲延不惟苦累州縣且誤兌
開日期其縣尤應亟除且思每年每船給費不收計米津貼之為
核實嗣後毋論正兌改兌灑帶應統以米石多寡為斷每米
一石各按水次舊章酌給津貼總不得逾該道所稟需費之數
立法救為簡捷縣幫永免爭執惟將米津貼之中仍應分别正耗

次開倉收漕時藉名墊倉鋪底令漕總胥吏預買惡米私運
入倉迨至開倉收米時倉中早已盈滿不過十日半月即以米足封倉
鄉僻小民往往運米至倉無從交收仍復運回勒令以重價折納御民
不堪其累而漕糧米色之不純未必不由於此州縣轉以惡米短交盡
諉過於糧戶此弊尤宜嚴行查禁革一經訪查得實立即嚴參治罪
庶米色得歸純潔而小民亦免苦累矣
以上各情形臣等明知本非正辦但
天庾正供關係甚鉅若非權宜酌劑必致格礙難行臣等既確有見聞
何敢因循隱飾自蹈貽誤之咎謹將酌定辦理章程擬實縷陳伏乞
皇上聖鑒

卹丁除弊疏

兩江總督臣孫■謹

奏為卹丁除弊事臣竊惟江南為漕糧重地若能辦理得宜數
百弊叢集而欲期官民胥免受累必獲縣丁日久相安是欲
禁州縣之浮收必先杜旗丁之苛索而欲減幫船之浮費必先卹
丁力之積疲伏查漕船有例給漕贈月糧又奉
恩旨准其加帶南北土宜並在通變賣將米價恤困已周渥而丁力仍
不免疲乏臣詳加体察尚有應行体恤者兩端一在受兌之賠墊
在漕委之擠累而弁丁因之刁難州縣者亦有兩端一在受兌傳兌
開行一在勒斬通閘米結臣請備陳其故查各幫大造船隻物料價

食日益增昂例價實有不敷其有屯田津貼之丁均勻貼造力尚可
支至江淮興武等幫並無屯田津貼輪屆大造重利借貸債負
糾纏日甚一日造至兌漕藉詞橫索勢所不免臣思惟有仿造
浙江辦法請於糧道藩司兩庫酌籌閑款發典生息量於例價
之外增給造運俾丁力不致拮据庶辦公稍知自愛如此雖屬
屯津可免賠墊矣其漕務委員一節嘉慶十二年欽奉
上諭漕督不得多派委員並禁止該弁等收受餽送嗣于十四年
間又經巡漕御史奏請大加減省在案臣查沿途督儹本係沿
河衛備專責屆今運道通行惟有閘多水淺之處自須酌委數
員迎提糧艘過閘此外概從裁撤責視程移會撫臣河臣漕臣一

体酌裁冗此量減委員不致淋累矣至旗丁勒索州縣必借米色
刁制各州縣開倉旬日各厫即已滿貯各丁深知米多厫少必須先
兌每藉看米色為由逐厫挑剔不肯受兌致使糧户守厫輸納往
往因此滋事旗丁即乘機恣索州縣不敢不忍其求或致業未遂即藉
稱米色未純停兌喧擾致委員催兌開行各丁不俟米之兌足即
俟閘船冀累州縣以隨幫交兌之苦此旗丁於前兌前刁制州縣之弊
也濟米兌竣運弁應給通關而通關出自尖丁尖丁比積年辦事旗丁之
眾丁及運弁皆所指揮尖丁索費必先議定私費再議通幫公費
故有尖丁倍手及程儀等項名色州縣不遂其欲則通關勒靳不交
至使州縣枉羅遲延外於此旗丁於既兌後刁制州縣之弊也其情

昭覈實查領運正供有加四耗米有改本加三耗米既屬耗米即不必再議予貼費惟此項耗米亦有支官備用之分若概議裁貴不足以昭体恤訪有加四耗米内計二斗五升改本加三耗米内計一斗五升均係支官之項必仍照依正米計石津貼其餘耗米一斗五升係備伕丁等沿途折耗常查每米一石折耗米必至此自已有盈絀應同行月等米一概不准津貼應於隨時調劑之中仍寓以言限制幫丁即不能移升多求而地方官亦不致藉口浮勒方於丁民兩有稗益

請停預僉備丁以免擾累疏

臣楊錫紱謹

奏為請停預僉備丁以免擾累事竊查江南江蘇等府衛每年

起運漕糧一百五十萬石內除蘇松等四衛船五百餘隻外又餘

一千七百餘隻均係江安所屬十衛船隻協運本年四月閒江蘇按

察使胡文伯以江安十衛去蘇松水次道里遙遠每歲兌運回空

遇有應行更換之丁運官赴衛查僉往返需時以致受兌之時官丁

俱難按期齊集詳令協運蘇松漕米之江安十衛將各幫家道殷

實閒丁預行查選大幫三十中幫十五小幫十名造冊呈送糧道點

驗之後移送總漕存案每年俟糧船抵通後查有應行更換之丁

乘總漕押運抵淮時幫齊就近根明即查預備丁冊按名次點
定某丁派管某船飛行各衛信有新點各丁限令十月初間
在鎮江府守候船一渡江即押船駕赴水次候兌則官丁俱得
如期到次不致受兌遲延等因具奏經戶部議覆定例糧
船未經抵次之先原有預選殷丁註冊之例第日久法弛
有臨時高下其手亦未可定至大中小幫酌定名數之處原例
未經議及應併行令漕運總督量照情形酌定辦理移咨
到臣臣查原任按察使胡文伯之條奏因江安十衛道途
遠隔期僉換恐或遲延而未計及預僉閒丁之無益而濫擾部
臣議准蓋因原有預僉殷丁之例故不但江安十衛而并令推行查看

而不知各衛幫丁今昔情形之不同即定例亦難膠柱若以部議

已定即勉強奉行恐非所以仰體我

皇上政求實濟之意所有預僉閒丁其不若者有二不便者有二謹為我

皇上陳之各省衛幫貧富原有不同殷富之幫年年長運且有子

孫世守其業歲原無需換丁即間有一二應行另僉者幫弁隨得

僉僱得人無俟於閒丁之預備其貧疲之幫或地處瘠薄或本無

屯田或自來人丁稀少每歲遇有應換之丁即百計搜查求一二殷丁

而不可得又安有數十名殷富閒丁可以預選其不必一也又軍丁俱屬

草野小民所恃殷實不過有田能耕有屋可住計其生業較勝官

人耳非真有千金萬金之富也此等軍丁或遇收成歉薄一二年

後即將內貧乏者有之今揀數十名之多預行註冊設需用之時而名次在前者已經貧乏將舍之而僉其次則人人得以有詞將擬冊以定僉則仍屬以疲丁應選其不必二也又原奏令衛所選定殷實閒丁送道點驗此無論通行各省徒多紛擾即江安一道所轄十衛計船五十二幫無故而驅每幫數十閒丁僕僕赴省點驗或加以吏胥阻抑時日稽延豈非徒令小民廢時失業乎其不便一也又衛所如縣書吏多喜於有事每年幫幫升或需一二換丁且更各道嚴行申飭猶恐此輩不無滋擾一幫而選僉根數十名閒丁則若輩因一根十於中取利究之富者賄脫貧者勉強受僉其不便二也且查各省需丁俱於回空後

更換並無遲誤即江安十衛協運蘇松各幫且辦理已經七
年每當交兌之期官丁俱趕赴水次重運北上一體前行
並無遲緩可知兌運遲速總在各道之實心經理並不在
閘丁之預僉應請將預選閘丁註冊之處停止庶各省軍
丁不致擾累而於漕運亦為有益

撥船困民疏 畿輔通志

臣趙之符謹

奏為撥船困民事臣竊惟

國家創制立法取於便民尤惆不病於 國未有上下交受其弊而莫思變計其如今日近畿通州武清寶坻香河東安永清計一州五縣額設剝船六百餘隻悉隸總督倉場衙門每船一隻給地十頃免納正項錢糧以充船差名曰撥船給地實則照地僉船立法未嘗不善但奉行既久種種未便以致民累滋深臣請為我

皇上逐陳之僉出民充船既給以地則凡造船有費駕撐有費水手工食有費篷桅蓆片有費凡一船日用之需皆取給於地畝一年則

三時力作勢不能分身河干以應公家之務即欲一意恤公又
不能竭力田間以辦終歲之需此其不便於民者一也至各州縣
距河甚遠勢不得不於河干僱覓民船代為應役計一船之費一
年約用價銀五六十兩按之原地納糧幾增一倍而河下陋閘之積
蠹藉之以豐利及至接運漕糧往往有盜賣將盡故為假覆其
船於途徑運官查明而領船人役逃散一空仍坐地戶賠償以致傾
家蕩產賣男鬻女苦無可控此其不便於民者二也且南漕告剝船在
倉場衙門而領船船戶實則天津鈔關都差統轄之每歲河水未
津之日都差催提如雨以致船戶往返千里閒關赴津稟齊逗
本縣因而差提有費過堂有費守候有費種種苦累不難以盡述

此其不便於民者三也尤可憫者近年水旱災荒凡納糧之地例得
蠲恩照被災分數蠲免獨至一應差船即被災甚重顆粒無
存不敢不竭蹶以供一年之役困苦
朝廷赤子同一被災地畝而應船者遂不得與納糧者一例沾
恩此其不便於民者四也更有小民之本業已圈撥補於他州縣遠者千餘
里近亦七八百里往來徵取地租仟根已自苦艱乃常有徵租不起
逐歲淹留異鄉流離不可勝計而州縣按名僉船訪拿正戶以
致拷累親族破產賠墊代為應役此其不便於民者五也況製船之
設原以備河道淺阻之用時而河道順利則船雖設而無用而領
船人役猶全勒地戶一年之催價是以

朝廷正項之賦稅小民終歲之勤劬僅供河下牌閘等之坐食此其不便
於民而兼病於 國者六也查見在牌閘之船有數家共應一隻
者有數十家共應一隻者以從前多寡為應船正額而地少者朋當
之條條窮民不能應役棄地而逃一戶逃亡累戶為之賠累數戶
亡則賠累更自無窮富者迴避窮民賠累愈深何相率而逃則田地多致
拋荒而船差亦無着落是欲以速漕而反誤漕此其不便於民而兼
病於 國者七也且每船一隻又從裁
皇上軫念苦役每歲仍給水腳銀十餘兩計船六百餘隻約費庫銀
六七千金查每船制運僅可容載百石即遇河道淺阻盡以
河下僱見船制運計時價估之遠者運價不過五六兩而止況遇河

有害省運之處
道順利之日又不煩剝運乎何竟以
國家正項之額賦又重費帑銀之額給而留此或用或不用之剝船以
重為民累之貲不便於民而兼病於　國甚之種種滯累上下交
弊不因更計害將安底以　臣愚計之各州縣剝船六百餘隻又計
地不下六千餘頃按畝完賦照原額每畝二錢五釐起科約可徵
銀一萬五六千金較之河下見僱民船運價抵支有餘伏請
勅下該部行查各州縣在船地畝若干合無令各州縣盡照額糧
催徵完解倉場衙門貯以備用如遇河道阻江南漕告剝之
日即動此項銀兩按河下僱船時價給發領運各官接濟剝運
無煩重支庫銀仍給水腳等項至於河道順利不煩剝運存以

此項銀兩歲終解部庶於窮民不致重累漕務得以速辦

國家賦稅亦免虛耗之虞矣

請改折漕糧疏　康熙十一年

浙江巡撫臣范承謨謹

奏為浙西連年水旱民不聊生仰祈

皇恩允留允折得免流離今歲自夏徂秋旱蝗蟄擾於前大水淹沒於後百方補救將處有成而八月之初雷雨一宵黑蟲遍野攢禾穀稻粱更奇荒被災情形臣與督臣先後題報見在確勘另疏具請外惟是各府漕白南糧統計一百餘萬受災者顆粒未可獲其收比又皆青腰瘠粃乃月將來開徵在途各項本色措措辦三府百姓顩語全蹤殊災情狀慘難殫述荒歉至此臣誠不能遽責之輸納之苦計漕糧為軍國重務白糧係

天庾正粒何敢擅為請蠲但本地既受重災鄰省亦多歉歲欲
辦本色勢有萬萬不能甘且既不敢虧
國賦以誤餉又不敢置民困於無恤夙夜躊躇審度至當方籲陳
皇上之前查杭屬之仁錢二縣嘉屬之嘉秀等七縣湖屬之安吉歸
烏等六州縣自被災五分以至十分約計應徵漕糧正米三十三
萬四千餘石惟有改折可以稍救民命仰祈
皇上軫念異災甚於前歲准援康熙九年之例改折徵銀其漕截
耗贈亦循九年之例除豁在小民可免耗米一十二萬九千餘石漕截
銀一十四萬餘兩其輕齎等銀仍照額解部又應減存漕船二百
六十隻可省造船銀三萬九千五六百餘兩修船損具銀四千餘兩行

麥豆皆避之藉

月糧等銀三萬七千餘兩運軍行月米四萬五千餘石統

計扣存銀米一十二萬有奇不惟歲額無虧又可節縮以爲

許以佐

國用一轉移間遂得民輕而　國課也臣再查康熙九年撥漕

每石一兩此因地方初次受災尚可勉爲輸納今已三年大祲民

力耗竭斷不能如九年之價備查漕運議單災荒改折每石折銀

五錢至七錢又康熙九年戶部議請遇災改折例止五錢極多不過

七錢奉有

諭旨欽遵在案今三府漕糧臣不敢於議單之外再議減少自五分

至十分不論正兑改兑每石一例改折銀七錢腳費另徵按之舊例

頗有歲收而當市價不甚相遠特懇
皇上大沛鴻慈照每石七錢之例折銀徵解以救倒懸內歸烏德清此
處最窘民尤苦困三縣漕折倘蒙
皇恩概准蠲免三邑之民庶可得免追逃若萬不可免且倣照江南舊例
寬以兩年帶徵則
朝廷額賦不過稍遲而災民得以從容設處至於被災三四分者例不
蠲於是此後至稻水浸暴傷不能交照常年米色其苦輸漕南二
項請以江甦秋米准便交兌方可勉完且因目擊災傷無能拯救
請蠲請賑又請緩徵而尤為不容已者首在漕運不得不急籌設
於祇以頭緒繁多累牘難盡兼以憂慮所致疾漸滋之下情詞

失次妣徃
國計民生起見不敢不冒昧陳請惟冀
睿慈鑒此微忱胡迫特沛
皇仁立允所請俾
諭旨早到浙省一日則百萬災民危而復安死而復生矣

請寬糧船盤詰疏 康熙二年

漕運總督臣林起龍謹

奏為請寬糧船盤詰事竊照東南歲漕四百萬石轉輸

天庾關係軍國第一大事凡在漕儆等官首計空船早回抵次修艌冬兌甫畢督押開幫節節催攢循環不斷方副一年定限以一歲言之北地風寒十一月結氷天津臨清迤南一帶徒等不凍〻河到二月方開一歲中止得八閱月之期往返六千里水程而逆風暴雨延閣時日尚不與焉通漕計船約有六千餘隻少有稽阻到通必遲到通遲則回空必遲回空遲則歸衛必遲歸衛遲則修艌必遲修艌遲則赴次必遲赴次遲則兌竟必遲

受兌遲則開幫必遲即使晝夜不停衰以冬兌冬開之限五月開
盡數過淮勢勢不能若一遇凍阻沿河敲冰費盡官民之力終無
濟於漕限蓋拘於有數之日月也是以沿河督撫文武衙門俱有
趲重催空之責要皆拘留之文無如來時遲速運期某不誤
朝
廷根本重務耳頃接部文內開請敕總漕沿河督撫並各關
監督凡糧船經由地方各關口嚴察如有夾帶即行盤察如無夾
帶即速放行欽遵通飭在案但自湖廣江西浙江至于河西務
設有十數員監督衙門不下三十處船隻行走不能盤查勢必令
其停泊船船挨艙艙搜拾稱嚴查之令一幫如此幫幫如此通漕六千餘
號遲一船延一日則通幫延一日一幫遲一日則通漕壓阻不止一日矣一處

耽延勿論多日止算三日共有二十处閘口誤去一两月工夫矣節
節稽留層層阻滯雖欲毋誤漕運烏可得乎臣查漕運議單
開載一款凡運軍土宜每船許帶六十石沿途過閘盤剝責令
旗丁自備脚價例外多帶者照數入官監兌糧儲等官水次先
行按檢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員沿途稽查經過儀真聽理漕御
史盤詰淮安天津聽理刑主事兵備道盤詰其餘衙門俱免盤
詰此乃恐其誤運良有深意存焉今部覆令監督各閘口俱行盤
查立法誠嚴但恐延誤漕運尚須籌畫一番也乞
皇上俯念漕糧根本要務敕下該部再加酌議或于儀真瓜州
責令漕儲道盤詰一次于淮安責令臣衙門同淮海道推官盤詰

一次于天津委令倉場差遣倉內各司盤詰一次或別有良法或
另立抽盤之法其修衛門俱照議平定例仍舊免其盤詰凡糧
船一到閘口放閘者放閘啟閘者啟閘即刻催行不許概同民船一
切拘留等候庶幾長行無阻重運早得抵通回空不致失期歲
歲無虞遲誤矣然欲清夾帶之弊尚有端本澄源之法詳當
議酌臣請為我
皇上陳之一曰水次附載之弊軍船一到水次即當星夜兌糧乃有
一種積年牙儈專為漕船關說別裝客貨只因牙用不貲
度收後當于交兌之初策責糧道大張告示曉諭牙儈勢
旗丁不許夾帶私貨漕糧兌畢隨于未開之先專責監兌推官

逐船搜檢如有犯者即將商丁併牙儈等解糧道呈報各衙門飛章題參按以兵法事畢糧道仍取推官甘結申送各衙門總河倉揚三處以備稽考後任盤詰衙門查出私貨糧道推官一併參論治以督飭不嚴搜查不力之罪一曰沿途包買之弊承以既經禁戢然客商奸巧沿途不無包攬兜買凡于城市鎮店貨物輻輳之所希圖逗留攬載買貨以後者責押運通判極力催趲不許停泊疾速長行通幫前後不時稽察如有犯者立刻申報題參如稽察不嚴催趲不力任其逗遛市鎮者通判參論治以縱容徇隱之罪一曰運官通同之弊各軍包攬客貨希圖牟利未有不稟知運官幫官即敢載貨上船者皆因運官

利其餽獻，以致旗丁無賴。厥是以後，專責運官幫官嚴加鈐束，遇有奸頑旗丁不服管轄，敢攬客貨，並許于隨在司漕衙門投實出首，免其罪過；如隱匿不報，實係受賍貪法，一經查出，革職加倍究擬，仍照新例治罪。一曰奸商搭船之弊。為民納糧，為商納稅，千古通義，乃有一等奸商希恩免課，規避糧船為藏奸囮利之藪。旗下水手小人無知，只顧目前，不思利害，入其籠絡，固為可恨；獨為商者擁厚貲，權大利，不交關課，敢上糧船，希圖詭脫，為下供上之語，何以役奸商竄入糧船，漏脫國課？此等獲定行正法，家產全行入官。大法一施，奸人知警，不敢復上糧船，旗軍即欲夾帶，無可夾帶矣。以上專查議

單貲運京各以府直乞非達漕起見合聽部議其之至于運軍
土宜每船每船許帶六十石自有借以來刪載議單蓋以屯丁
領運漕糧冬出冬歸過湖過江過河殫勞涉險備極艱苦念其
為国出力許帶土宜六十石此優恤之盛典也其利害有三焉南
貨載北填實京師百物不致騰貴公私充裕其利一也屯丁借此覓
利沿途起剝腳價有資不動官糧少助交納近年掛欠其利二也即
論水手亦赤貧窮漢一年每名止得身銀六兩撐挽拽泥涉風
雨使盡筋力只圖持售營生少資長途費用苟全衣食不致
及正糧其利三也誠恐彀例著須南北關司不查議單之例將盡
改作私貨硬算稅數兼恐盤察人役需索擾害致生事端將

來旗丁不帶土宜起剝無資此運官糧水手不帶土宜無以資生此致屢散羈遲運務掛欠漕糧揆情度理可以逆料伏懇

皇上大沛恩綸敕部速議查照議單舊例除六十石之外方以私貨矣若論南北関司知有成例則通漕旗丁水手十萬家皆在

皇上兩露之中矣抑且更有請者歲漕東南以實京師所當

皇上之船所運者

皇上之米天下大事無有過于此者且查明朝馬快座船俱係進鮮上供緊急差船尚不許人員挾勢越漕船之幫強開閘座濫泄水利今官座船隻盈滿河路不知真偽不辨大小前列旗艙後豎坐喬縣喝置糧船丟當攔路甚至啟板圍閘橫行無忌之輩

其東平宗看嚴官丁弁帶重船

朝廷錢糧干係豈肯甘心往往拚命相拒此河路之所以多事也殊不知糧船有萬不能丟篙讓路者一幫不足一船少則三四十隻多則七八十隻一聯不足一幫少則十數幫多則二三十幫或在打閘之際或在提溜之中或遇灘淺之處銜尾而進堤防有失若一船讓路必一幫俱當讓路則一幫讓路則幫幫俱當讓路矣以有限歲時披星帶月晝夜飛挽猶恐違限猶恐後時焉得處處讓路焉得甚盡丟篙況河路之多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前船未遠後船續至且當過閘提溜之中萬斛重船正在呼吸危急之際性命關係漕糧關係誰敢鬆手丟篙讓路乎此後儀卑職以開載馬快座船人員不許越漕船之幫也近

年，旦見　欽差大臣未見，有用本衙坐糧廳，皆不知滿河官船何以擅用至此，給牌不他騐勘，極矣。伏乞

皇上敕部酌議，以後欽差有緊急公務，或係重大可憐出京回京，給何牌令，使通漕糧船並奉讓路，其餘一切赴任回籍告假閒行官眷僕從來往官船，買賣大船，俱不許豎立八旗坐糧廳旗，鼓樂恐嚇運軍，爭奪河路，庶真偽分別，緩急明白，不致阻滯糧艘，閒開閘座，泄水利，河道肅清，重船抵通，不得違限，每年漕務可早登

天庾，於糧運務良非淺鮮矣。

請罷長運復轉運疏 順治十一年

總督漕運臣蔡士英謹

奏為請罷長運復轉運事臣聞無百年不敝之法亦無敝而不可變通之法譬之衣服歲久不補則破十年之屋不修則壞況乎法立而弊生弊生而蠹積因循至數百年猶不知改變計其流將何底乎臣督漕務重寄受事以來食息起居不敢少刻即安晝夜催各省糧道徵米登廠無誤開兌今據各屬呈報應兌之米已盡徵收次而受兌無船在在皆然夫米與船均為緊要之務使有米無船況何輸輓臣張持無計窮極思通惟有罷長運以復轉運之一法長運罷而萬弊積

弊可剔疲丁之困苦可蘇積逞復而遲滯之阻害不能掛欠之追呼不擾誠欲挽遲為速杜欠為完計無有出于此若扭製賦法且即督盡力竭止能曉在撤催今各衛窮丁寡無務每一企運皮骨皆枯近年雖給官銀備造無如轉徙逃亡無承管之人是以近今造報無盛此臣在江西所目擊手扺通通欠且查歷年積數共三百餘萬石雖監追纍纍並未聞補償如欵今日之功令何等森嚴然臣不欲遽為力行實窮于法繳已久無可收拾耳窮則變變則通正此時漕事之語無棄變法之議駭人聽聞起人疑畏況事當創始布置不易臣亦何樂而為此特念

朝廷既以重大之務責之于臣斷不敢相沿苟且貽誤公事但含糊遷

一法別無神術巧運之奇雖添設糧道委員亦僅能催徵糧米究之疲殘之軍丁不能使之盡充衛所之阻滯之漕船不能使之速歸水次之枯涸之河道不能使之通行無礙此狼狽至是實繇然脫柱數艘將見沈溺日甚一日而遲欠亦日多一日是以萬分緊急之京倉竟以無可如何聽之矣且一片愚衷上為軍國計重大之務下為運丁紓積世之苦萬不得已而思變法非得已而好為新論也伏乞

勅下該部及該大臣會議如果隔礙難行臣亦不敢謬執己見倘有可採使行之有害是則數百年積弊之漕政一旦而有起色庶幾不負

皇上委任之恩亦且亦得少圖報效于萬一耳臣請先言長運之害次晰轉運之利更條詳所以經理轉運之目不憚煩敢為

皇上陳之

一曰長運久困之害考明經之漕運法經五变始定海陸兼運继而軍民遞運又继而為改兑軍船独任其長運矣推未經困其之論曰漕法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直達若今之長運即所謂直達之在明朝際承平之後衛所軍丁既不至疲弊故專用於輸挽謂稍寛民力習之既久遂若非此莫則無可以供任使其孰知困敝至於此乎自我

盛朝定長運之人不被其澤獨此運丁未蒙雨露蓋今日之運丁愈非昔比其世業半侵于豪強久不可問矣夫以身守土立錐之人驅之領運蹈江涉河經寒歷暑終年不得休息已屬堪憫至于造船尤為苦累每見軍一僉報避之不啻湯火爲輸挐承受所給官銀又不足打船之費不得不先為重利借債惟計領糧以抵償之是未見之日而即為盜賣折乾之計矣未已也甚至盤剝種種勒捐追出抵通復苦積棍需索百端窮丁豈有點金之術莫不取足于糧米缺糧安得究掛欠此長運之一大害也且先時里甲皆土著世官與旗軍素相熟習凡造船其間孰為堪運孰為不堪運得以預知去

取今列部推守備千總領運矣平時漫無所知止見積蠹書識上下其手富者棄其重賄貧者困以力役迨年以來衛丁富者益貧貧而貧者日甚迨職此之故此路牌軍方升攢運代領以恣侵肥之計漕務安得不至於壞此長運之又一大害也前時依期開兌米一徵齊即催船先集故冬兌春開運重四空得無阻滯近來米已登廒片帆不至比及到次正當水漲之時江河疾流風濤迅急重運多遭漂溺其間過淮經洪盤查放閘耽延時日未及抵通而早已霜降水合矣阻凍阻淺勢所必至更何術使其飛渡乎此又長運之一大害也欲救此弊第非千端 臣特舉其三而漕已不勝其害矣即嚴刑重法莫之能挽甚極乎時 至不得不變更而乎

勢之不容不變也

一曰轉運當行之利夫長運所以敝者因江南浙江、西湖廣之地近者不下三四千里遠者至六七千里一往一還之間幾于半歲里矣非窮年累月不能竣運夫道路遠則風濤之驚爲險與夫沙壅淺滯途次所必經歲月久則米穀之糜爛與夫盜賣之藏奸稽察所不及催督雖有文移不能與天時地利爭也鉤距雖有巧智不能爲辨也暮夜防之曰遲曰欠弊自難搜耳今一易爲轉運倣唐時劉晏之遺意江船不踰淮、船不踰濟、船不踰衛、船直抵于京通遠者不過千餘里近者止六七百里月月往行之地程途皆所諳習自江發者識險阻自河行者

陡於壅而遭風阻凌之患可無慮也為程既近益為催趲然月之間足以拔了水脈未達不先時而爭之爭百川灌河不後時而待冰涸敲冰守凍之苦可無慮也此固不期速而自速是則趲運之一大利也且運次既於時日有限沿途催押者迫不容其停泊盜賣何自而滋奸弊況未及數旬又復交盤驗數使有升合不足俾接運者斷不肯代人賠償掛欠更何有而積弊乎若此之程程有稽考考有防閑固不杜欠而自無欠是則趲運之又一大利也凡淮以南各水次江運之船每歲以三四運為率冬底受兌便可開幫不致苦於守凍計四月內外頭運即能到淮由是而再運三四運不過六七月而歲運可

畢矣淮以北撥兑短運之船二月河南以後舟楫可通内河可用牽挽每歲以四運為率計兩月一往返亦不過九月十月而漕糧可云抵于通矣一歲之間尚有數月餘閒以為修船休息之地法似無善于此者此法行則漕運速而倉督不必有疾聲之呼

大庾充而殘丁可免句追之厄特運足以通行為永利者也

一曰經理特運之法且通盤籌算原額漕糧四百萬石除湖廣運與本色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作運與軍糈及各處蠲荒改折共三十九萬八千九百二十七石三斗零備不起運若即山東河南與江南之徐州額運六十五萬三千二百二十九石

零原不過淮安等處阻滯仍照舊徵收解通倉外目今此匠
列畫甘惟浙江江西江南三省過淮糧米二百七十三萬五千五百
七十八石二斗零弊端百生遲欠最甚臣今為酌其途次遠
近適中之處分建淮濟德三處倉廒待其運漕卒去長
運之衛弁衛丁一歸之於官交官運令江西浙江之米途次
甚遠歲限三番運淮江南之安池蘇松四府途次稍
遠歲限四番運淮由淮倉用淮船短運至濟由濟而德而
抵通皆可歲限四番也其江南江寧廣德等處九府一州之
米途次稍近今歲限三番運濟安中鳳淮揚三府途次
又稍近今歲四番運濟用濟船短運至德抵通亦皆可四番

迭運之前其催趲後其踵至兌畢即開交畢即回此環若端十舟為紀十紀為綱十綱為總若珠之相貫若雁之相序遇淺則合一紀之力助之遇閘則合一綱之力輓之遇艱則合一總之力禦之斷無阻險之虞並前後歇幫之弊矣其應用船隻也各水次受兌江運之船仍用原衛所漕艘擇其中堅大者以充用破淺低淺便於淺泊內河者改造以充短運或有未敷將現在各廠衛給發樁廠打造其補湊寡多派之自無不足也其舵工水手則官為雇募給以工食就中用費亦于該衛所減去不運之丁取其行月二糧以抵給之而更加通融裒益可矣蓋短運行則雇時長運額船可各減去三分之二船減而運丁亦減丁減而行月二糧亦減

於衣省遞運之薪抱彼往來固皆可取之以資短運更不必作無船無餉之慮也但行月二糧舊時本少折多折且折價每石不過三四錢五錢不等以致各處官丁常有偏枯之控近奉

詔旨令且衛門確酌本折均平查照歲支行月舊額酌議本折各半除本色照徵外折色議照漕欠每石折銀一兩四錢相應題明著為畫一定例若監運督押仍令各那管糧同知主之而以佐貳中之正途出身者錄之俸祿可不必別議矣歲運周則紀錄耳周則薦獎三周則優擢不職者參處革究庶幾賞罰明而功勸昔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凡委任必用士人即此意也其造船之式每載舟載不得過四百石一舟分為十艙每艙數定石

數不使有餘不足兌訖即令監兌官印緘押運官扃鎖仍待
啓封驗印顆粒豈得有侵漏乎舟制定則止載僅足容其數
兌米帶包攬之弊可以盡革而受載少輕載輕而蝕水無淺
凡掘淺盤剝之費又皆可免也惟是建倉一項考明初支運
之法舊有淮徐臨德四倉自改兌行四倉遂廢今復建三倉一
建于淮一建于徐一建于德惟安用廒一百八十座德倉今尚存
廿止須造補若夫建廒之費臣請于臣部屬由漕折耗羨銀
兩及各項下酌量借動似亦可不煩司農之仰屋也其主領倉
廒交盤之數每倉須各設主事一員吏以道臣一員為之董率
惟就淮德二倉即將本處分司道臣就便兼領惟徐州止有道

杜絕侵漁之弊
尚須添設主事一員或以臨清分司移駐濟寧似亦可以呈在計
部裁度節省靡費大抵君若條分縷析臣另具細冊達部以
備酌奪矣
以上末議臣籌之最熟變通似尚及時意計部與議政諸臣
必矜念漕政廢壞已久亦喜有此速運救欠之一法或慮變法甚
難更張不無費力第臣身任漕事自有不得稍憚勞瘁苟有利
于公家雖捐頂踵尚不敢惜又何愛乎區區之力也或又有議其造船建
廠不無借動經費用費然臣亦再四思之矣目今各水次無船場
不得不動經費雇募今歲未畢明歲復需
朝廷之金錢浪擲而無有已時莫若猛為更始雖目前少備動公

幇貼一勞永逸推此東南之額運歲歲不缺不特可免每年
雇募兼可杜將來之逋欠既損此少而所益此多既費此暫而
既補此多且移運行而撐駕交兌一歸于官則十三都司所
各衛所守千等弁及衛經歷等衙門官役皆在可裁歲
省煩費何限不第此也運丁既已不用則各衛所屯田俱當履
畝清稽均照民田一例起科加增
國課罷十數萬之屯丁使之歸隴畝又何莫非
朝廷之生息也臣建此議自揣不大拂乎人心獨是內外管糧衙
門之臣蠹以及京通二倉之積棍數百年來寢食于此疲軍積
弊一旦改為官運官交盡翻其窠穴而破其奸貪定倡為群議

危言朦朧作梗臣不惜以身府怨惟望

皇上前在廷諸王大臣屹然如山而不合共撓奪是則臣之幸亦

國計民生之幸也

請改運法疏　康熙四年

兵科給事中臣程悝謹

奏為請改運法疏事臣竊惟京師根本重地官兵軍役咸仰給于東南數百萬之漕運邇年河流淤塞

皇上慮漕運之艱難已差官往勘矣臣思河流之疏濬固宜急講而轉運之良法亦宜預講查故明初漕運舊例俱民運交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倉名為支運此民四運以抵通至宣德時民運至淮安瓜洲補給腳價等費兌與軍丁而直隸各省軍各于附近水次領兌名為兌運成化時復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駕江船于江南水次受兌長運至通則今日見行之法也臣思

以為長運之法既慮其淺阻則支運兌運之法何不參酌而並行之隨
今有水處所應照常催儹星速抵通外如遲滯現駐淮安總河現
駐濟寧合無修置倉廒查照舊制令湖廣江西浙江江南凡運
至淮糧米次第接運至濟入京通二倉而支運之法可行矣及
清江廠造之船接運至濟而山東河南官軍本省運畢西帶
赴濟接運至通蓋裡河泉閘夏秋恆盈既可及時儹運而廠
造各艘底平倉闊度淺易脫名為淺船原與江楚之船不同
至應給行月贈羨等項總于原額之數宜增者增宜減者減則
兌運之法亦可行矣伏祈
採擇施行

白糧改折疏 康熙四年三月

臣 楊雍建 謹

奏為白糧改折事臣聞治天下者貴有久遠不易之謀而忌為一時權宜之計何者權宜之計不過取濟於目前施行之未嘗徒以厲民而即以病國則何不深揆乎利病之故在而謀其久遠之道康熙三年戶部爲題明改折白糧一疏議將康熙四年運解三年分江浙二省白糧正耗盡行改折以充兵餉每石照舊例折徵銀二兩限六月照數全完等因奉旨依議在案部臣為

皇上計軍需事非得已以臣愚見之此反合詳近今之故關而切嘆其病民也米價隨時為高下此年江浙之米每石價值七八錢而

止令每石改折二兩加以倉吏使耗之資盡歸書勒幸之費非本色三
石並不足以完折色之一石小民終歲勤動計其所獲數止一
鍾今也所供溢于所出又從而倍之以有盡之脂膏供逾額之
催科征收愈急敲朴愈煩勢必賣男鬻女流離播遷然皆
之氣上干天和此皆急為矜恤者也
國家之錢糧半仰給于東南惟令民氣完固則賦役充盈數
年以來江浙民力竭矣錢糧積欠百餘萬兩疊奉捐免方冀仰
皇上之深仁乃以改折一項重累窮黎宸衷能無惻然也哉查二府
白糧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五斗零耗辦等米一十六萬
千一百四十七石九斗零幾以本色之三完折色之一是一歲於兩府多費

民間八十萬石矣又況有夫船等銀二十九萬三千九百兩零一併征解於是且思以爲有本色則有耗辦既已改折矣不應并耗辦而征折之也有本色則有夫船等銀既已改折矣不應并夫船而又征之是事有便於國者則爲之有便於國家便於民者則不必爲之改折之議可以權宜不可以久遠也京師根本之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有備無患必不得已而議折則當權衡穀價之高下穀貴則酌量折征穀賤則照時征取盈之策在安民富邑善達

皇上勤求治理力圖修省倘術念東南財賦之地改折爲畢運勅扶持接行該屬照時價減征其溢收者令以還之民間折或抵算

別項正賦無使吏胥因緣為奸則總可甦兆庶乎貼花需見保
徵之協應并敕該部自今慎勿輕議改折往苦百姓為之

運閘運船宜整理疏

臣朱之錫謹

奏為運閘運船宜整理事竊惟

國家轉漕東南運河一綫悉仍明舊則凡所以利涉者自不得不一循舊章修明而謹守之也順治十三年以前河道多致糧運牽遲自十四年迄今仰賴

朝廷洪福幸斷免淺阻之患矣第有一二規制或自明季相沿或有日久弛廢尚須急為講求者臣謹微考故籍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曰牐座運河臺莊以南臨淮以北原無牐座節宣每遇旱

乾尤易淺閘時枯且勿論其臺莊以北臨清以南將及千里之內惟恃山東諸泉之水從石罅泥穴中尺疏寸導會流於南旺河渠分濟南北而南旺南距臺莊高一百二十尺北距臨清高九十尺其間或數十里置一牐或數里置一牐必上啓下閉互相灌輸方可浮運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源枯流細更必倍費守候以期積水然後盈槽否則建瓴之勢一瀉無餘舟膠而不行也查會典載欵凡運糧及解送官物並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牐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放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緊急公務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不許違例開牐進貢緊要不在此例又載凡牐惟進鮮船隻隨到隨

閘夫啓務待積水若嘉祥攢閘走洩水利及牐閘不依幫次爭
進斗聽牐官拏送究問示治而且附搭黃馬快船有禁貢船
船隻夾帶有禁今甲森嚴歷歷可考順治十三年工部題覆
巡漕臣侯于唐申嚴牐座一疏內開牐座啓閉原因糧運
務亦舊例首先糧艘次及官商等因亦經奉依議飭行之
旨令進京官差船隻但顧一己速行之私圖念
朝廷京供之重每到牐口輒聽船役喝令搭板稍有違拗則捷
使之積水既洩牐內糧船不免淺閣即使洩而復蓄亦不免
稽延甚有隨帶貨船須水浮送則上牐應閉而不聽閉下牐當
啓而不容啓年來爭競之端實由於此如是而欲責糧運之

交卸省遲之弊

速行無滯是何異於卻步而求其前也除臣屢咨示禁飭並將搶插緣由題請議飭外仰懇特賜嚴旨申飭容臣衙門仍照舊例刊刻紅牌通行豎立各插險急兵船皆在讓行外其餘官差船隻一体遵守在案奏若挾實指參庶人心知警而漕法不廢此又宜講求之一

一曰船式重運自過淮後經由黃運兩河抵通交納黃河逆水溜急運河源流細微必須船米輕便然後可銜尾速趨

漕船舊曰淺船各省漕糧共計四百萬石各衛所淺船舊数共計一萬二千餘隻查會典所開淺船頭梢底棧俱有定式龍口梁闊不過一丈深不過四尺內收糧船進淮驗船符時查看船隻不

如式其該管官員不分軍職有司一体叅奏又將江北南京等積年損壞缺船行督糧道係照依湖廣江西二省船式就於瓜儀設廠打造約載正耗米可五百石務要底平艙入水不深又漕運議畢一款漕司及各該巡撫等官備查各總下漕船若干原缺若干補造若干現少若干嚴督各糧儲道催行該廠補造足額不許仍前雇覓民船及將損壞者補數派搭本幫以致船重難行如不足額照例叅奏即治河書內亦有謂河運船載正米不得過四百石入水不得過五拃六拃者三尺也故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若不務足船而徒搭運以省船河力安能浮運而漕大困矣歸罪無源之

楚省運之處
河何益卧此皆先年已試之法有可考救北之運來惟江南山東
河南船式米數不異往制江西湖廣浙江漕船梁頭闊至一丈六
七尺深至七八尺不等空船入水已四五揸且又船數不足往往倍載
粟糧入水多至十揸以外以式糧船經過黃運兩河不難相連
而進而一遇重船在黃河則合幫人夫逐船倒縴始得過淤
在運河則守板蓄水集船起制倍費時日一程間斷積而數
程相距必遠在後船隻因被阻壓即前船之在下牐者幾上
牐候水封閉過時無水下注亦不得不停棧以待兩河之水勢
猶昨而今昔之船米迥殊雖沿河各官俱凜遵功令百計
催趲亦豈能剋有異術使之飛渡哉除臣已會同總漕臣檄

行各省糧道備查各省漕船因何打造不如式又何因何
缺船倍載不行補造某衛某所缺船若干現缺若干今應
作何補造議妥通詳以憑覆奪外但此年以來重運回空較
之十三年以前為期雖早而該省船隻屢以體式過重阻礙今
漕江西一省尤多違例若不從長酌議誠恐將來必致貽誤合
無請
敕部查議飭行各省糧道遵照舊例斯次補造以備挽運庶
舊制可復而全漕無阻此所宜講者二也
河漕事宜雖不止此而此二者實運之遲速之大關鍵也至於言頭
運者每責成於回空之早然又當自受兌開幫以至過淮一一如期於故

抵通上倉等皆不早查會典開載重運抵通完糧屢經酌議初則九月為期嗣始移於六月即按最後一條大約自淮以北仍有三月水程而其間必先於冬兌冬開二月過淮之限預為嚴切其此可以見由先及後遲早相因之故矣況回空各船苟不更凍阻歲前自亦不難到次是又在該省之受兌開幫力圖振作無致後時耳

申明糧船定式疏

臣阿桂謹

奏為查雍正年間部臣原議成造漕船本有定式如有私放寬大於漕臣即將糧道題參治罪嗣以年久廢弛各船每屆拆造輒放高大以希多載私貨並將高深丈尺逐漸加增致漕艘過于高大入水太深不特牽挽維艱舟行濡滯抑且行駛招風易于失事是以臣曾奏改復舊

皇上

降旨令薩載等改定尺寸並江廣船式與雍正年間題定船身丈尺不相上下江浙漕船定以船身長八丈寬一丈五尺雖較雍正年間所定仍屬寬大而與現在出運漕艘長至八丈八九尺寬

一丈六七尺已量為收小于過閘攔淺等处自較便利其旗丁改
帶土宜一百二十六石仍係歷久遵行舊例雍正間船身尺寸
雖减例帶貨物尚可携帶土宜今定船身較大轉致不敷況應
載錢奇於議改漕船時曾附請令旗丁等增帶土宜七十
餘石原以漕糧係
天庾正供而例帶土宜亦為民間日用所必需如果船身改減糧米
之外不敷容納以致減帶貨物價值不無騰貴自應仍循其
舊惟是臣等酌改各船丈尺之時原將額裝米數與例帶貨
物通盤核算不特土宜一百二十六石足敷裝載此外尚有
六餘以備洒帶米石此時是以議定令帶二百石雖江廣江浙

漕船僅收短八九尺及一丈餘尺不等收淺一尺五六寸不等似
現運漕船相距無幾若河水大小歲難懸定設遇水小之年船
行最易膠滯是收短一丈即可得一丈之益收淺一尺即可收一
尺之效且旗丁于成造船隻時輒自加增尺寸若不立定限制於
將無底止應議定江浙漕船長八丈除六尺入水三尺四寸為
度江廣漕船長九丈五尺除六尺九寸入水以三尺九寸為度並
將入水尺寸逐一量明分晰橫刊于淺板之上俾得中目昭彰
易于查驗旗丁既不能於定制之外私增尺寸亦不能于土宜之
外多帶貨物即遇水小之年船身入水不至甚深亦可無虞
擱阻至應改船隻凡遇十運滿足之年方令照依新式改造計

十年後始能改造齊全該用料物仍照往前原定價值亦
不致糜費煩擾臣等仰蒙
聖訓諄諄以為漕務籌其萬全倘因改小丈尺于民丁稍有未
便斷不能議更張今查酌減船身于例帶貨物業有收起
可以裝載而成造漕船亦有一定限制可以遵守似應仍照原
議改減尺寸辦理便

改漕船修水利疏 雍正二年

江蘇布政使臣鄂爾泰謹

奏爲臣受事江蘇已經一載地方事宜應釐者大略如丹徒丹陽丹西等係杭嘉湖紹蘇松常七府之運道而派夫挑浚獨累丹西邑之民漕糧闗係甚鉅旗丁固宜優恤然馭之不善而驕悍橫索官府莫制遂為商民累州縣分備戥船常年勒索州縣船不堅固官受賠墊徒為科斂口實民此其為累者

聖主洞鑒諭令查議臣更敬據一得附陳數條伏冀

聖主採擇焉

一漕船之宜更舊式也謹按糧艘舊式船身雖廣闊長大而

月㭾手抄

每船所裝載米不過六百石此外悉供運丁水手廣載私貨以致船身過重遇淺即阻蓋受兌開行免攬客貨已載過閘停泊接受勢需時日迫過閘上進以及逢通沿途裝買客貨又須留帶船戶匠夫遂得藉口實非無因敢于玩誤之弊大則行遲行遲則擁塞擁塞則河路益狹而民船不得通有相去數丈守候經旬兼之硬拏剝運捶撻交加怨聲道路有如

聖主明諭此以臣愚見與其大而無適于用莫若更其式而有便于漕併有便于民嗣後每遇一船破壞併屆滿號大造之期請即飭令更造此艇子船式窄小而長量其能裝可若干石照

百石以裝正供一百石以裝行月口糧餘三百石也仍許其帶貨則船小載輕不難撑運即遇淺擱亦易扛幫而于旗丁輩亦無苦累商販民船且得肩行無礙此兩便矣況船小則水手亦可減裁少一人即少生一事兼又便于岸梓其行亦速將不踰六月便可抵通不踰十月便可回次不惟易于督運復有益于商民或亦救弊之一法也

一水利之亟宜宣通也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者太湖也太湖之水分泄于三江以入海三江者東江吳淞江婁江也婁江即今之劉河在蘇州府城之東經崑山縣抵太倉州境環城南而東過嘉定縣以入于海上受湖水下通潮汐東南半

壁實額之故其逼塞此閘甚重河向寬二十餘丈後因于天妃
宫建閘東其水勢潮汐來後以致停淤壅塞此在河面
僅五六丈土人方欲去之而於康熙五十四五年間又建六渡
橋之新閘而河道日湮因六渡橋去海已遠潮力已微處之此
閘則潮來愈微退時愈緩緩則沙停漸成淤積以致濱河
田畝灌溉無資此則旱亡為災患也若遇大水為災河道本
細復有此閘梗其咽喉以震澤西來則郡之水盡趨劉河而
爭出于又條之水門其洩瀉不及則汎濫潰溢之患勢不能免
此又水之為患也當時與六渡橋并建者又有七浦一閘此閘去
海為近潮大則阻于閘而不敢進閘外之田受其汎濫潮小則

阻于閘西無民入閘內之田無從斥救故二閘一建而三郡並
利矣絕士民等不欲去此二閘其所以當日建造之時經督撫題
請未敢議廢殊不知地勢有更遷乃樣分利害因革無窮
在於審時況在議建之時本為利民計之而未見為民患及今已
受其患若仍不為更通拘於前議恐水利反為水害並於前
議利民之初心亦大相悖謬矣臣咨訪羣議公出一口備邀
特旨
廢此兩閘太倉等三州縣萬民實收積焉

請定漕船年限疏

臣姚文然謹

奏臣辦事垣中見戶工二部會議漕船十年一造之例請

勑總漕會同督撫原限十年之外再展幾年酌議具題等因誠

往為國節省錢糧起見也但運務關且臣垣職掌既有愚見

敢不直為陳 臣惟

朝廷大計宜審輕重每歲運漕米三百餘萬石以實京師惟

按丁給糧沿途設牐修治河道諸費甚鉅不止造船一項但

以京師為天下根本漕米關軍民性命故不吝重費而行之不

欲節省誠運事船為最重查明初漕艘有五年一造者有

七年一造改為酌定十年一造已為節省矣
歷年因之未有更改今又議展限不知年限愈遠則運船
船愈敝釘膠易解遇風浪而漂壞必多且缺造新船愈擾
帶愈重入水深而閣淺愈滯有誤漕糧甚亟憂者一也又部
議稱漕船十年有餘尚堪可用因請展限此慮攙是也但據
船與江船不同過屆提幫撥淺守凍回空一歷備艙不及又
撥新運多有不及十年而損壞者節經題報行查況驟論
十年約往返六七萬里即有未壞者不過百之一二豈可因此將
通漕船一槩展限耶若不論年限之滿與未滿止論船之壞與
未壞則未及十年有早壞者將免其按年數追賠之定例甚非

一叔君當遲之薪
後此造船并不肯選料備船此不肯加工運船並不肯愛惜穩
并速壞速造而已初未在節省久之反費錢糧并不便
者又一之且已准再三節省錢糧不必在漕船一項且十年之內
節省一次所節幾何今京通倉陳米除放勞糧外積貯
無多又時逼仲冬回空阻滯節經漕臣揩臣盛臣等題
报此时恤丁催船尚恐有誤新漕豈可議及造船展限之
事乎儻且言可採仰祈
宸斷將漕船十年一造仍照見行例行飭處官丁向有可用舊船
冒領錢糧情弊則康熙四年七月內已經戶工二部會議據
船及年查造一疏內云據總漕稱十年改造之船該丁倒虐楷辦

貼備銀兩孰肯特將船折毀改造但該督務須身親嚴
查委實不堪甚方許改造奉
旨依議在案應再請通行嚴飭可也

請停查屯田滋擾疏

臣趙青黎謹

奏爲請停查屯照舊辦理以免滋擾事竊查屯田一項沿自前明以至於今其各衛所年代久遠多有冊籍散失無從稽查其亦有冊籍僅存而陵谷變易丘落界址無可徵實其有軍逃地荒係民自開墾其亦有運丁貿之將田典佃於民而展轉相售屢易其主其更有典佃之久民從而建造廬舍營治墳墓其是以賠貼十三年漕臣即請清田歸運迄而究未辦結非奉行之不力勢不能遽今部臣議令清田歸運其不過卹丁以濟漕耳臣竊以爲現行律賠之例民出費以贍丁丁得項以承運其於漕非不濟也法無容更

議其就伏漕田撥運果有益於丁猶將病其累民設
朝廷赤子不在歧視之況丁雖得田不能自耕南北挽運曠日持久勢
必召佃布種收其租息與案賸之津貼同一得項承運不見其益之
且該丁等素封有幾贖田之費勢必貸之富人朝得田而暮指售數
年以後又循故轍徒令丁之狡黠者藉以行其挾制詐騙而民失其業
究赴訴於庭將無虛日誠不如現在津貼之無礙於漕而軍民得
以相安也乃部議之尤難行者謂船已減運不當仍給屯田是
必取減運之田以予現運之丁而不知此旨之減丁即當年之現運
目下之現運又即他年之減丁効力於前備資於後各有減歇番
有現運輪流既周無不均平均安用官吏之紛紛於召取召募

也取與之間冊必更造遲案愈煩而錢愈難理恐軍與軍亦不得相

安又近擾

特恩截漕覺此項減運不在輪流之內未免稍偏然以

國家深恩人被其澤而運軍適逢大會稍沾優渥似不為過且每年減

運丁數不少奪其屯將必致流離失所殊非矜卹之道仰荷

皇上如天之仁各丁經費俱屬有餘現在條例已為周詳但

飭各督撫諭令縣衛等官清津貼之冊嚴興賣之禁而軍民固已相安

運可永無誤改臣愚以為不若照舊辦理便

漕糧兼資海運疏

臣藍鼎元謹

奏為漕糧兼資海運以充京師民食事竊資漕運每歲轉輸東南漕米數百萬由江淮運河以達通州百官祿廩滿漢民之饔飧胥於仰給充裕儲積饒富美矣盛矣竊臣觀京北直運河水小輸輓維艱有剝淺之費有挨次之守甲夫人舉挽行不上數十里苦力甚勞而所費甚鉅大抵一石至京縻十石之費價不止臣思民食關係重大千萬蒼黎家室之所資僅恃運河二三尺之水似宜多方籌畫廣其途以致之欲求節勞省費之策莫

國家宏遠之圖莫如兼資海運海運之法在元朝行之已有明驗非

奏尋米運之處

臣愚昧寡鑒思瞭安運之見也元初平宋以河運非便自伯顏獻
海運之言以河民朱清張瑄羅璧等能識海道立運糧萬戶府三
使三人為之海運遂興初歲運四萬餘石後漸增至三百餘萬民
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元史以為一代良法今之海道已為
坦途閩廣商民皆知之且生長海濱習見海船之便利商賈造
舟置貨由福福建廈門開船順風十餘日即至天津上而關東
而膠州上海乍浦寧波皆閩廣商船貿易之地來往歲以為常
天津現有閩船可問亦罕見有漂溺者且漂溺乃係天數以
閭閻市井數十小民之福命尚能利涉風濤為仰事俯育之資況
聖天子民依念切為億萬蒼生造命體之福命定知操縱若效靈集

航安穩甚於河運之撥也臣觀元史所載亦歲有漂溺然以所失之數與
配各船每石所少每年或七八升或三五合止有一次少至二斗四升必
大異其視河漕之數尚所多得多也臣以為海運之法在今日確乎可行
請先撥蘇松漕糧十萬石試之選實心任事之臣一員僱募閩廣商
船由蘇松運到天津復用小船剝載通州視其運費多寡與
河漕相去幾何若試之而果行可行請將江南浙江沿海漕糧改
歸海運河南湖廣江西安徽仍舊河運特設總督海運大臣一
員駐劄上海崇明等處兼督三省水師軍務將江南浙江山東水
師官兵改歸統轄調遣巡哨游洋三省海洋盜案专其責成裁
去崇明總兵官設海督標中軍副將一營左右前後游擊四營

[illegible]

月樹手抄

撥弁兵押運以二月半起前後運起八月而止各運至天津交卸

其運船以閩廣趕繒為主繒夫底之船由崇明三沙放洋東行

盡山花鳥在五沙頭直放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經劉公島

登州沙門島萊州大洋入界河以至天津順風不過八九日若用

江南沙船則由崇明沂淮膠皆在內洋行走內洋多淤沙淺阻

惟平底沙船可行沙船設載甚多但用布帆止可順風駕駛蒙

風逆濤則寸步不能以進倘一年間運一次亦可用也臣又有慮到之

沙船可行之道則臺灣舢板頭船於此處最為相宜其船式短闊止

載六七百石入水不深輕快穩便不論內洋外洋不論風濤順

逆俱可無慮欲運漕糧數多此船似不可少宜於江南制數多

造趕繒舢板頭等船招募閩廣舵工水手給以軍糧令其管
運海船與河船不同河船畏淺宜于輕海船畏飄宜于重河漕
室家婦子團聚舟中海漕舵工水手皆隻身數千里外不能無內
顧之憂須于每船滿載量留一二百石俾他許舵工捎載私貨俾
其情而恤其勞自不無不踴躍從事且南方貨物皆可販集京
師而回空之船亦可載北貨以資江浙上下海內俱可多徵稅課
尤裕

四

裕民之道也每船安置大礮子母礮數位鳥鎗火藥搭鈎牌刀
足用若遇賊船便可順手擒獲且俾知海洋有小伎倆情形
斷斷不能為患害之狀思海運最為便捷節省費而尚未甚

有籌及此一則由不知海道一則畏風濤險溺一則慮在洋盜劫今
數載可無虞且不獨糧艘寔安凡商民皆蒙其福是誠可行於
也況船板頭船一設可以無處不入天下島澳險阻皆坦於在掌握
帝是海督水師甲于天下而京東有萬里金湯之勢矣臣思天
下舟楫之利無如閩廣而江南則僅通浙江山東又僅通江南海洋萬
里不啻同室天下之船皆可直抵山東日本琉球亦不過一水之
便京東畿輔近地海口宏闊無閘閥之隔今幸
睿慮周詳設立天津水師此元明兩朝所未及此萬年久安長治之大
慶也若再行海運設海督聯合山東江浙為京東一大水師內可
以廓清洋盜外可以鎮壓洋彝上可以充裕糟糧下可以流通百

貨惟

皇上宸斷舉行則天下萬世幸甚

籌漕運變通全局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英和謹

奏為通籌漕河全局酌量變通應請暫僱海船以分滯運酌

折徵漕以資治河為一勞永逸長治久安之計仰祈

勅議施行事竊查上年江南禦黃壩堵築稍遲致洪澤湖受淤

決口清水潰瀉新漕迫蹙不得已而為借黃濟運之計近累蒙

天語渡黃之船僅一千七百餘隻黃水又復停淤後幫已多阻滯恐

全漕不能抵通勢必致宋臣程顥云治道從事而言若救之

則須變大變之大益小變之小益事至今日未有不當改絃更張

者矣現已經渡黃之船亦何難挽運令回空找催船隻及尾幫尚

廣漕糧如何設法改運高寶運河如何得以疏濬將來重
運如何不致滞礙是宜預籌統計筞出萬全甚非可以
苟且目前致將來補苴無術也臣受
恩深重職司河関晝夜焦思不敢隱默謹就臣管見所及為盛筞
可採似有裨漕河者請為
皇上陳之
一已渡黃之船宜亟嚴飭催挽設法卸運速令回空之法水
現既淺弱黃水又值消落沙停灘淤厚運河旱阻者數
十里若不及早回空則黃水愈遲愈淤勢難飛渡以一千七百餘隻
停留不歸之船人夫食空必難安靜且黃河以北從無軍船經冬

歷年之事此時頭進幫船已入東境應由山東巡撫嚴飭沿途
文武員弁併力催趲不許片刻停泊並飭運河道宣洩湖水期
灌送一面飛飭有泉各州縣實力疏濬源源貫注毋委泉河礙
稅往復勘不任稍形短絀一俟出閘即由直隸總督飛檄到境
卸回空然臣揣度情形猶恐後不及待祇有沿途趲運回空較
速查嘉慶十四年東豫二省回空漕船曾有再運截留北倉
米石之案本年豫東二省漕船將次完竣回空應令毋庸歸次
即令迎頭南下將北來頭進幫船米石裝載代運祇通其豫省本年
應運改撥米石應令暫後歸運一併接運南糧又查山東閘河內外數
設官剝船三百隻民剝船三百隻原備全漕撥用除北上船僅

一千七百餘隻撥用甚寬或可分出此項剝船若干隻於出閘後代
撥運通又楊村撥船二千餘隻亦可分撥至閘口外接撥代運將
飭原運旂丁押通交兑其接兑之船應給行月折耗等項銀
米均應按定裝載米数程途照例核給即於截卸之船扣出
銀米內撥給總期及早回空得以渡黃歸次為準
一高寶一帶淺阻之船既載米石宜令迅速起剝儘数運通
查本年江蘇出運船二千數百隻浙江出運船約千餘隻江安
出運船六百五十餘隻此時除已渡黃船一千七百餘隻在後各
幫尚多如實係早經進口滯擱於淺之船抽退不出似舍剝運
外別無善策查乾隆嘉慶年間成案或截撥近倉平糶或節

截留淮揚各屬存貯或分給回空漕船責令來年帶交此時既
已無須賑糶而此縣存貯易滋拋漏明歲漕運尚屬未定亦
雖仿照惟有剝運一策淮安一帶現今於淺糧船既帶划船
球已剝運閘旱路三里水路二三十里至八九十里不等每米一石挑
剝蓆片等約費銀二三錢淺阻等幫計船約千餘隻共米百餘
萬石計需銀三四十萬兩該費尚不甚巨查黃河口額設剝船
七百五十隻本年兩江總督奏留備用江西湖南代造直隸官剝
船四百八十隻此項剝船儘可備撥如再不敷仍可就近催船備用
惟尋常官剝民剝船隻受載不過二百餘石船小蓬僅恃
蓆片遮蓋易於滲溼偷漏聞山東等省向有民間運糧船隻

土名西瓜牛之類腹大受多樓篷俱備此種最宜僱用長運艘
即用豫東二省接運一次務期酌量輪轉往浅阻之米儘數北來
勿再遲延惟僱用民船例價較減地方官向有賠累以致畏縮
僱募不力应由該督撫飭各州縣將僱用實價詳請開銷
不得勒派民船致滋擾累更有各船交替換載应扣应給脚
米等項应責成押運員弁隨時核定詳報免致日久轇轕再思
高宝挑剥之時適值伏夏南方暴雨不時籮筐肩挑小船
剝势難躲避風雨米石稍沾潮湿則以後剝運換載必致發黴
无用此為挑剝時第一緊要関係尤应嚴飭督辦各員妥為設法
籌備不令致有潮湿方為盡善至跟接進口尚未浅擱之船

論何幫撥行抽退轉由鎮江運赴黃浦併歸海運以省盤

剝

一江廣等幫及江口一帶未經淺擱之船徑宜僱用海船運津

之海運行於元代六十餘年至明永樂間會通河成其法始廢

而昨臣即據摺稱會通河如人之咽喉一日食不下咽即可

慮因有河海並運之議嘉慶九年給事中蕭芝奏請暫海

運案內浙江巡撫阮元覆奏亦稱如萬不得已而行祇可量予變

改爲海運可見彼時亦議及此上年御史查元偁又有上海商船

買米運京之請經該省督撫奏稱有妨民食並置不議由臣

今日論之竊以全漕悉由海運則不可而商船亦豈不可分載

也江蘇買米海運則不可而額漕未嘗不可暫齊之法言其四難

更陳其四善

國家河運已數百年一旦改由海運等論一切章程雖以驟議舉

以數百萬

天庾之重忽輕試於素不相習之風濤物議人情易滋惶惑此一難也管

運必置船買船必設官費既不貲船豈猝辦充代得習知水線之人

因以委任現今既難其人而大洋出沒又已官府號令所能約束此二難也

江河挽運風火等事在在不免沿途員弁星羅碁布而該丁等

尚或假飾揑報海中島嶼繁多風色不一既難連幫何從稽察

倘更有故揑之失誰執其咎此三難也國海運之便捷河運之必致疏

嶰挑挖疏浚必不力斷成於塞百餘年之成功數千里之水利一旦失之
後欲河運不復可得此又難之全漕似未可輕試海運屢有成議
而臣竊以為皆僱商船分運漕糧則不慮此閱上海沙船亘
千餘號大船可載三千石小船可載千五百石多係通州海門
等富民所造立有會館保載牙行運貨往來並不押載從無拐
騙等情自東一歲數至沙線風信是以熟悉不致歧誤此一善也
僱船海運無須製船之費若令分載米石在給腳價仍可即於額
運幫船之內劃出給與不需多費此二善也上海船商北行為發
以南行為正載海船裝帶南貨不能滿載往往取草泥石塊壓船
今令赴津之船每船酌準七分裝載糧米三分帶貨給與腳價免徵

貨稅自必踴躍從了而暫行仍可即止此三善也閩粵南洋或有海
氛而由吳淞口迤北北洋沙礁水淺南洋鳥船斷不能入從無疑慮
且該商等必得運費與貿易之利相等又經官取保結必無意
外之失此四善也有是四善而無四難設使於此議者猶以風濤為慮
查江廣境內如洞庭湖鄱陽湖長江俱稱險阻歷年軍船多有
漂溺情事不獨海洋為險且海洋節歲貿易之船何以不聞淌失
而上年臺灣米船又何以安穩抵津雖有數船遇風駛至吳淞
口岸並非漂沒是其明證又以風信靡常守候不定為詞向來
海船由上海至天津風利七八日可到至遲不過旬月從無阻滯較
之河運迅速倍蓰又話黑水盪風局之毒變上年以運臺米受

月船手抄

溼者不及百分之一今已先行開放領米核分成以為完潔况南
糧堅實遠勝臺米且載運不過旬日為時不久何至遂形蒸
變應請由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轉飭上海道於上海口岸傳諭
各商行諭知僱船出運每官糧漕斛一石應給運價若干並
准折耗米若干取具互保甘結呈明存案陸續兑開江廣等
幫共船九百八十餘隻米約一百萬石內外兩月之間計可兑竣即令
該商等出具領運米數清單承認交兑其抵津時應請於倉場
侍郎二人中分一人前往兑收嚴禁經紀人等不得稍有留
難等弊俾該商等不致苦累以肅政体再由楊村剝船撥運赴
通其應給該商銀兩應先於上海給領一半其餘一半俟交兑後

核明運米數目按照補給即於江蘇直隸酌款撥給再由部核
歸款並嚴禁胥吏勒扣中飽等弊務令實數歸商不致短
商衆足不前該商等奉行妥速應請照上年直商運米之案
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予職銜以示鼓勵至江廣幫船身重大恐未能
由丹陽運河運至海口即飭將江浙等幫已經截卸之船於
出瓜洲口時交兑替運抑或僱船剝運總在該督撫察看
情形妥協辦理如果行之有效將來全漕運京時酌分百餘萬
石交商代運未必非漕運中並行不悖之一策也
一明年請暫停河運將本年新徵漕糧酌分海運俟差徹收
折色以之治河兼可治淮治湖而永利漕運也查利運必先治河

月樹手抄

而河漕則斷難兼治現在高寶運河亟須大加挑挖況洪澤湖屢
經黃水灌入湖底淤墊日高將來必不能多蓄清水刷黃濟運
關係甚大即山東微山等湖亦為濟河蓄洩要區近聞每多
淤墊雖每歲有冬挑之例而為時甚暫疏濬仍淺以致
漕船進閘均需撥運是湖河俱宜預為熟籌以資永利若非
暫停河運寬以歲月斷不能專心並力湖河通治為一勞永逸之
計是以康熙年間停運治河行之久有成效為百世不易之理而
今日在工諸臣未有以此申請者以未知京通倉貯情形則不敢議
停河運以大工費用浩繁則不敢議通治湖河且現當河漕兩難之
際更不敢議置漕而治河也 臣查京通各倉現貯米石為數有餘本

年本天河南碾買米石亦陸續可到加以新漕已渡黃者約一百二三十萬石其於浙江江安江廣各幫或剝運或海運必令抵通豫東漕糧仍可照常徵運則倉貯已屬充裕若於本年新糧內儘江蘇浙江附近海口各州縣徵收本色米一百萬石或一百五十萬石交兌漕船運至黃浦仍由商船海運抵津撥運交倉則

天庾更屬充盈其餘江蘇各州縣及有漕各省概令折色約計不下七八萬百萬兩在百姓仍屬維正之供未嘗少加而於工需大有裨益本年冬季即可開徵陸續起解亦無緩不濟急之虞並聞得存此項米石日食亦稍准州縣折徵漕糧每米一石應徵銀

若干應俟秋成時由該督撫察看糧價情形核定數目奏明辦理並由該藩司將奏定折色銀數出示通諭各地方暫行折銀徵並嚴飭各州縣照數徵解司庫彙解工次若有加徵勒指等弊立即嚴參懲辦至停運旗丁等仍照減運年分津貼成案辦理其篙舵水手皆係無業之民道光二年江浙兩省俱由各地方官查明籍貫每人酌給盤費制錢二三千文俾得遣回籍田本籍出具收管各結並曉諭暫令歸農辦有成案本年折徵省分即於本年各幫歸次時由該督撫轉飭查照一辦理計一州縣應見之船多至百隻少亦數十隻每船十人以每名制錢三千計算每縣至多不過需銀三千兩而各省既係折色

各州縣即將每年應給各幫兌運雜費以之安插此項人等當有節
省惟諭令各幫俟明歲冬漕開兌時仍听此項人等到次幫運
不必另易生手致起爭端此一年中河運既停計節省運費各項
銀七十二萬餘兩米二十三萬餘石足敷海船運腳而徵收折色銀兩即
可全濟工需費用既足歲月亦寬不獨江南湖河可治即東省湖河
均可一律疏濬應於本年漕船辦竣後由該河督等預籌湖河全
局次第興工實力趕辦務使河漕並治永資利賴
一面催海船裝運督辦高寶剝運催趕東境挽運宜
欽派大員督理也現在淮安一帶駐札漕運總督一員南河總督一員兩江
總督一員江督總理地方可併河督專司全河漕務均係兼轄惟河督

職司漕務向未押運尾幫北上今既高宝阻滯黃河以北聲氣恐不能通其由江南東境直抵通州綿亘一二千里雖有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兩相距較遠實有鞭長莫及之勢且淮安夫船制東境趲運交替以及上海等辦商船載運均係權宜辦理尤須因時變通道府各員恐亦未敢專改應請

欽派公正通達大員協同該管督撫會議妥辦於海口河道上下往來不時稽察庶責成專而策應靈矣

以上各條擬臣愚昧之見通盤核計如此辦理帶漕既可北來河道乃克專治減運費以為海船之腳價而不致病商折糧價以為疏濬之工需而毋庸籌款目前得權宜之便將來有永賴

之安今日之計似係不可復其勢值第雖未可稍事拘泥此係

除成例酌量變通於事方克有濟若徒畏難苟安總以仰仗

聖主洪福遂畢乃事則其弊尤屬不可收拾而不止實非臣之所敢知

也謹瀝血誠仰祈

皇上聖鑒訓示

再籌海運折漕章程疏 道光五年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英和謹

奏為再陳僱商分運及折漕治河變通章程以期盡善無弊仰祈

聖鑒事竊查本年河道淤塞漕運阻滯仰廑

聖懷宵旰焦勞無微不至臣受

恩深重具有天良竭慮殫思不敢隱默已將酌量變通漕河並治

情形於前摺內縷陳仰蒙

聖明洞鑒惟暫僱商船及酌折額漕條內尚有未經備述之處再為

皇上陳之竊惟臣前議暫僱商船海運者誠以河道既阻重運中停

河漕不能兼顧惟有暫停河運以治河僱募海船以利運雖

時之權宜實目前之急務舍此別無良策與論亦屬僉同而任事
諸臣議未敢及此者因以風濤之險盜賊之虞在在可慮且旂丁運官
等素未經歷海道恐其未能押運似屬推行以臣擬測其故皆不能
將以事屬創行萬有一失物論不能不歸咎於定議之人且事後恐
有賠累辦理不善商情易生怫膽更憚身為怨府且思凡事有
利即有弊任乃於此但當興利而杜弊不可恐有弊而廢乎其間斟酌
盡善惟在當事之權衡安能因噎而廢食上年高堰決口淹浸
村莊仰蒙
聖旨軫恤無非蘇民困惜民力以培養元氣夫東南為財賦之區頻年間有
歉舊本年清口過船多失捧挽至今起剝尚有帶漕二百數名船運
月船手抄

焚香省遲之處

事挽日需數萬人均不尚須數月以後程堰挑挖各工用力尚多

底止固屬計工給價然以細民力作於寒暑風雨之中疾疫不時耕

種或輟未得稍休甚或以勞民力者至失亟當留其有餘行其勞

而用之夫以帑漕全行盤壩剝運則民力勞而帑費不省暫准海

船分運則民力逸而生氣益舒現撥江省先後咨送本年二三月內覆

奏各摺到部仰見

聖諭煌煌垂詢愷切而諸臣覆奏略從含混無一甚實之語籌議已

及半年計仍不出剝運甚或有二一則慮商船到津難以交卸之

素向旗丁歷來運漕到通交卸時經紀等皆資其津貼而商

情良懦向不習見官吏已多畏縮一旦淘令代運代交必搆疑

廑臣以為明歲雇募商船海運應令兩江總督江蘇巡撫
遴委一二廉潔幹員先期於上海地方傳齊商行船戶剴切諭明
每官糧一石給運腳銀若干淨照漕斛兌交無論正耗及二五
耗米均按漕斛計數實兌即令該委員監兌按船給發各商
實運米數執照臣前議取具各商承運米數甘結并令存案
員手嚴禁胥吏等不得與商船交涉俟兌清後仍令該
委員親身押運抵津時分出倉場侍郎一人並派臣部堂官
一人同赴天津按照官給執照米數漕斛兌收如有經紀刁難勒
措准該委員咨送倉場並分咨戶部衙門從嚴懲辦一切交
兌事宜由該委員一手承辦經紀人等不得向商船過問

共應給商船脚價銀兩每糟糧一石需銀七錢向例於行用以制錢七十文為一錢按折核計每石只須銀四錢二三分是海運之脚價甚廉斷不可稍有尅扣應亦由該委員具結承領轉交該商等按數實收庶需索之弊可除而商情踴躍倍承也一則海運既行恐漕運員弁及旗丁水手人等難以安插也着漕督有分辦漕各員各有該司而漕標兀共多職一旦暫停河運前項人等似屬無所事事不知河運既行漕糧衙門差務自簡費用自節而例定養廉俸工等項仍可照常支給況當河湖通治大工需人孔多漕標員弁或可暫行酌揀數員撥歸河標聽候差委員弁既不致閒散而工次亦多所收得人之助似屬

而有裨益且一俟湖河普治之後員弁等仍可照常河運無
阻滯以視現在之辦運喫力勞逸迥殊其津站旗丁按照減歀
之例辦理安插舵工水手一人等援照江浙盛案給與盤費
歸籍之處臣已於前摺內聲叙矣夫海運之說由來已久查有
元一代全由海運初歲運四萬石後增至三百餘萬石其道里
遠近載在元史甚悉明初河海並運永樂十年以後會通既
始由河運然猶三年海運一次宏治間邱濬奏請於每事
通時通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且河漕必有滯塞此不來
而彼至嘉靖間胡櫰請通海運以佐河漕之急他如梁夢龍
王宗沐等疏述海道里數不一而足諸言均班班可考哉

月樵手抄

朝

交香省退之旁

雍正年間藍鼎元亦奏稱今之海道已為坦途舟航安穩亦
內河之一轍海運在今日確乎可行等語是彼時已有此議嘉
慶年間議臣議請者亦不乏人然猶需造船設官僱覓熟悉
海線之人故其時以為費巨勢難因輟其議此時僱商帶運
為費既省仍可暫行即止而經歷海洋更如輕車熟徑利
運便捷莫過於此何不可行之有但臣更有請者海運雖無意
外之虞而防禦尤須計出萬全應當上海交兌之時由該督
等先期咨照浙江提鎮水師營出哨招寶陳錢一帶地方江
南提提鎮水師營出哨大小洋山會於馬跡山東鎮目出哨成
山十島會於鷹游門以資彈壓護送不獨海洋永靖即

商船偶有失風等弊亦可藉以稽查似覺更為周密至改折
漕一節說者以為百姓完糧日久似難遽行改折且此項改收折色亦
恐百姓嗣後皆援案不肯完納本色多有窒礙查漕運全書
內載凡漕糧題准改折將該府州縣應徵改折米數及酌定價
值刊示曉諭不遵者指參又漕糧遇有改折其隨漕輕齎席木
贈截等項例應按數折徵又起運漕糧正米一石例有耗米
給軍行月贈耗等米如遇改折一例按照時價折徵又漕糧改
折只許按價徵收如仍借兌漕為名濫行科索者即行參處各
等語載在冊籍各省皆知又查順治康熙雍正乾
隆年間均經行之有案而江蘇之清河阜寧宿遷桃源海州

沭陽贛榆嘉定寶山九州縣安徽之寧國太平旌德英山四縣江西之廬陵一縣湖北之通山當陽通城三縣河南之祥符等州縣均因距水次寫遠奏准永遠徵收折色官為採辦免運久經遵行各在案其徵收折色銀兩乾隆年以前多係因災改折其折價多不逾二兩至各省永遠徵收折色者係按照月報糧價加以牙行運腳折耗等項其折價則自三兩數錢至四兩數錢不等遂歸民戶攤徵此係歷年報部成案並非創始且於惟正之供業曾加增臣伏思明歲通漕河不得不暫停河運故臣前議除豫東照常徵運外江浙漕糧暫僱商船海運一百萬石或一百五十萬石增益倉庾其餘各省本徵漕糧為數孔多既不能全數帶徵而

各州縣倉廒無多亦未便令徵存暫貯惟有將此項米石按
照時價暫收折色以濟工需毋庸另行籌款實爲目前一舉兩得
之計惟在該上司善於奉行既不病官尤不累民以厚安協至將
折色酌照市價由該督撫奏定藩司出示曉諭不許科索其折徵
期限應請稍寬蓋漕既改折地方糧石充裕勢難尅期出糶
易銀上兌若必令如限完銀未免追促致有此處徵收折色應請
自本年十月開徵起至次年四月止勒限歸數全完不准絲毫拖
欠於此則期限既寬民力自裕工需亦可無誤其隨漕經費席木[illegible]
截等項亦應折徵併數彙解協濟工需如各州縣仍借兌漕名[illegible]
科徵抑或於此次折徵時欲挾留將來勒折地步於奏定折價之外加

來年嗣遞之需

重苛派該督撫立即從重參处勿稍姑容以上二條惟在各督撫

實心實力勿計一己之利害而忘

國家緩急之要圖勿循屬吏之私情而失當時權衡之至計

庶仍請

旨勅下各督撫速議施行臣愚昧之見謹繕摺再陳恭祈

聖鑒訓示

駁議盤運章程疏 道光五年

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臣英和謹

奏為奉

上諭孫玉庭等奏酌議漕糧盤壩接運章程並請撥經費一摺茲經部核准其將江蘇藩庫現存銀十八萬兩安徽藩庫現存銀三十萬兩兩淮運庫現存應還江蘇安徽三處藩庫銀二十四萬兩就近動撥其廣東省籌備南河工需銀三萬兩現已起解在途亦准其就近截留以濟要需欽此並辦運學士孫玉庭等原奏一摺抄出到部臣等伏查治河以濟運利運必先通河此當不易之理而其機宜關鍵尤在先事預籌差

以毫釐失之千里最不可忽本年借黃濟運原屬辦理成案第
上年清水既盡與嘉慶年間清水稍弱旋可蓄放情形不同
故議趁早以後進重船不能渡黃為慮並擬該督等奏稱軍
船磨淺艱澀須籌盤壩接運現在未渡黃軍船計浙江二
十一幫江廣一十九幫約計接運漕米總以二百萬石為率江蘇
各州縣及豫東兩省封僱各船陸續解到安在修道路搭
建馬頭并預備米袋蓆片人夫車輛計算共約需銀一百
二十餘萬兩較之海運尚屬節省并可免意外之虞等語查
本年出運漕船共計四千七百餘隻經該督等奏准令各省
飛催開兌於夏初次第挽入瓜儀口內首進幫船已屬起剝

淺彼時亟當預為籌計將後進幫船即截留江口以外由盤壩起剝或留僱船海運兩者之中擇其能於錢糧節省丁民不致苦累者酌行其一或以淺滯之船起剝而後進重船全由海運方為盡善乃該督等不預籌於後幫甫抵瓜儀之前而定計於重船磨淺艱難之後雖欲不行盤運亦不可得以致多糜腳費至一百二十餘萬兩之多而民墊之中日役數萬人挽載撬卸拋撒折耗更復不免而該督等猶諉稱之海運尚屬節省且等語為核計上海商船僱運載米每石閘需腳價七折制錢文錢即已無不踴躍每石合銀不過四錢三分以二百餘萬石核計共需銀八十餘萬兩較盤運已少銀四十餘萬兩即若由鎮江至

黃浦口計程數站另派僱船運充似亦毋需銀四十萬兩況該督等自去年十二月以來先後五次共請撥銀四百三十九萬兩內除堵築高堰大口一項用銷其餘多係增培堤岸盤剝漕石之用而嗣後挑挖之費恐尚不止此數臣等聞上海商船往來奉天天津販運麥豆一歲數至百不失一外洋已與內河無異若後此示曉諭按照時價給與運費每船配米七成仍准帶貨三成經關照免其納稅如果妥速到津照例給資頂戴嚴禁吏胥經紀人等不相交涉該商孰不樂從乃該省大吏膠柱遷延日久不辦以致吏胥人等藉此覊留船隻該商等轉生疑畏即不得不出錢求放迨至商船暫時放歸而委員往驗河道見船隻

名多即藉口以為推卸地步是該省決意盤運不欲海運
並非海運之真不可行今為兩全之計總宜預籌辦法以為明歲
漕運之計惟現在清口淤高裏河墊塞東省河漕尤須細究
竟作何籌議何時得以興工工需若干本年既屬後時明歲要
可再誤也諭
飭該督等妥議章程奏請辦理毋再失時至所請截撥銀內廣
東一款係奏明解部之時既經截留已毋庸議但嗣後遇有
有解部及關稅實存銀兩應令該督等不得截撥以實內帑而
重要需又該督等另單約議盤運章程十條臣等公同查閱
多有未各確實之處謹按各條分款指陳恭請

月 手抄

聖裁

一帶漕二百萬石按稱須僱船三千餘隻乃敷裝運俱運至
天津北倉交收一應費用事竣報銷等語查僱用船數既多
需費甚巨必須將帶漕全數運通乃可稱為事竣核銷等
何以祇議運至天津截卸北倉查天津北倉共廒四十八座僅能
貯米四十萬石從前截卸北倉之案係因偶遇軍船未歸數
亦不甚多是以令暫卸北倉以便迅速回空受兑載漕此次既僱用
內河民船非軍船必須回空者可比儘可全數運通何以祇令交卸
北倉是雖船多費巨仍屬未能竣事將來復須由北倉起運
通州其費用更寬陸續出納數亦復不少即倉中出入必有折耗且

該倉斷不能容二百萬石之多應令徑運抵通以省轉搭需費

備省又議酌給商船食米津貼惟各幫帶有餘修米可供津貼

現飭各糧道通盤籌議若不能津貼食米即於每石運腳再

於銀三分等語查此次在後不能渡黃各幫漕糧既議盤剝

軍船回空接濟食用自者應欽行月等項銀米自應按計米行程

途劃出以抵此項津貼商船食米之用應令該飭核算扣給務

隨時應用不得多銷正項

一漕米過壩腳費據稱自清江高坂頭起卸至黃河水口無

僱用小船小車扛夫等項腳費每石需銀二分八釐事後報銷等

語查高坂頭至黃河水口并未聲明多少里數船載車輓人扛擡

移咨省遍之處

必不致何以每石增須二分八釐如遇風雨作何料理途次作何稽查能否不致顛抗狼藉將來能否竟不折耗零星搬運計日可盤米若干石何時即可盤竣此係為盤運第一緊要關鍵何得僅以事竣料算為詞概不聲叙明晰

一雇到各船給與坐糧擬稱日給銀八分事竣報銷山東河南之雇用未到以前由該省開報之江省雇到未受載之船亦照此支給等語查此項坐糧本屬浮費且以二百餘號帶漕各船輪次受載尚須時日則坐糧計數當亦不少即議按名給發如何辦法各船勿冒勿漏自應分晰聲叙核定章程

一各項須用器具應為置備擬稱隨時添補難以預定事竣報

銷等語查既係盤運米袋蓆片繩索竹牌等項自必需備為
物甚微需用甚煩稽查難周則數宜核實其如何限制稽
查不致浮冒開銷之处亦应議及預核
一整築車路添挖小河據稱請照河工之例事竣報銷等語查
高坡頭至黄河口道路遠近馬頭寬長丈尺及太黄堤內積水
排渠寬深若干為數易見亦应核計擬實入奏以便將來奏
銷時按照核覆
一設立局擬稱將庫平折實發給船價平餘扣存支銷等
語查發給船價各項置備物料自应按照曹平均給其平餘
一項各局支用仍飭作正項開銷總之將漕全由盤運多費腳

僱則病帑易船押運則病丁若僱駁船則病民於耗米石
則病漕該督等不早為通盤籌計及至事急如何更不能不
用前次既駁不行之下策以至自相矛盾但既行駁運則沿口各
交卸風雨如何隱蔽腳價如何實及商民漕糧如何不至耗
盤壩完屆何時可竣全船約計何時到通轉瞬大汛經臨
作何預備自當備籌妥議上陳
寶
進勞乃摺單十條無非敷明閘銷地步至於應辦事宜則全
未擬議及擬稱運米二百萬石約需銀一百二十萬兩以至等語
盤壩各費及僱船運腳已需銀九十二萬餘兩其置備器具於
挖小河以及沿途僱用民夫並山東河南江南閘銷未安載以

前之食米事後奏銷尚多不知節省著何正今擬該督等

奏稱需銀一百二十萬兩恭請

敕

該督等撙節支用如有多存按數解繳斷不得再有增

益又稱内河運船前進趁期可到不致京外有失應令督飭

押運各員認真稽察防範毋令潮濕折耗致干參處並

再臣等更有請者盤壩接運固已多糜帑項抄耗漕糧甚

夫碼搬於力作商丁疲憊於差傜清口之運道既淤黃水之河身

益墊疏通費之費於籌於後時潰決之虞方深於目下從

今刻不可緩之圖似應統計妥籌以收補救之効亦可臨時周章

以請帑開銷為不應併請

[illegible]遵之處

勅該督等將臣等指陳逐款妥議另行具奏毋漏毋隱臣等

為河漕大局均關緊要且臣部職司度支將來該督等題銷

錢糧尤當核實辦理謹為河漕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

覆奏海運疏 道光五年

河南巡撫臣程　謹

奏為當

發協辦大學士英和奏摺一件臣詳加閱看大意以暫僱海船以分帶運酌撥歲漕以濟工需而於切要則河漕斷難兼治一語實為至當不易之論海運之說不行已久臣從未悉浙海口情形不敢妄議惟臣同鄉販運茶葉赴京暨關東往來向係裝至江蘇上海縣僱覓沙船運送[illegible]船式與糧船相似而堅實過之船戶水手素習海洋水性兼能預知風信每船押送客商不過一人開洋後亦行泊悉聽之船戶每年正二月僱船則

月舫手抄

三月出口五月進船則中旻前出口遇西南風始行開洋駛至東境海面候有東南風即可直達天津遲則六七日或八九日遲者月餘秋風一起即難行走近年因許豎閩短稅始行飭禁商民至今猶未以為未便又有籍隸錦州服官該省之員亦言閩東船商每年裝運豆石赴江南售賣習以為常行者甚同內河行舟有商運可行而官糧轉不能行也至借黃濟運內河受淤勢所必致而黃流既已分洩淤積停海口亦必淤塞上游愈形阻重現在豫省有柯河各廳探量水勢較之上年已高至四五六尺不等非由水長實因河身淤墊所致本年借黃之舉災病已見明年斷借豈可復蹈前轍自應暫停

河運方可河閉並治　臣愚以為議借黃水原為濟運今則西

月之久已度軍船僅止一千七百餘隻未渡者尚有三之二現距

夏至不過十餘日即使每日窮晝夜之力能催趲數十隻或百

餘隻計未渡之船尚多總須另議剝運且河北多一重運之

船將來回空即多一停滯之患而禦黃壩遲堵一日則壩之內

外河身均多淤一日轉瞬大汛將屆下壅上潰其害何可勝言

為今之計似宜急飭將禦黃壩亟亟籌議剝運且除運道大

汛未屆以前一月之內俾江南河臣專治河務疏濬海口或尚可

補救于萬一若猶以多渡一隻漕船為有裨益為詞則河誤而漕

仍不能全濟臣實未見其可也又英夷和議據者碾運通米船

月　手摺

參看省運之案

使飭令剝運南糧一節查豫省初運通米十萬石分為兩
幫起運現在頭幫業已開行二幫亦已裝載計到通須在
月如交卸後再卸赴東省剝運漕糧恐屬不及且此項船隻
多係天津鹽船一經交卸即須接辦秋運蘆鹽赴豫民食攸關
難以停待此一節似可毋庸置議臣管見所及不揣冒昧合附陳
明

覆奏海河並運疏 道光五年

江蘇巡撫臣陶澍謹

奏為海河並運事竊惟我

皇上廑念河漕勤劬宵旰屬在臣工孰不感凜交增臣渥蒙

簡畀調任江蘇為錢糧最重之區當河漕棘手之際任艱此責

無旁貸安敢遷就游移致滋貽誤竊以為漕米關係

國家根本計而治河即所以治漕上年洪湖決口一瀉無餘祇因

坊增積壓遂致洪弱牽掣及今歲而借黃不足繼以閘挑閘挑

不足繼以盤壩盤壩不已繼以車運現在時日已迫而漕米之在淮

南北尚有一百數十萬石節節半載壩壓猶形梗則變通之方奚可

月船手抄

欽看省過之齋

不難也查海運之法自元迄明行之有效止以閱時既久章程難復

協辦大學士臣英和前摺改陳四難之說言之甚詳竊念漕由海運

則不可而商船未嘗不可分載臣細閱英和條議誠識時之要務具稱

海運之策無踰于此自屬可行惟現交秋令西北風多船行不便此

可預為布置以運新漕其章程一切別摺內改擬照解兑交官倉運

脚及派委大員赴津先收各條均極周密臣、甫莅蘇境與督漕諸

臣尚未晤面備條款雖有未盡自當隨時妥商辦理以期行之有益

至折漕一事向值歉歲偶一行之或山區米少離水次太遠之地業

在便民為

廷格外之恩今若徧行各屬則格礙甚多既難於充在銀無益

蓋米為民間所自有而銀則不能盡有惟待於穀米之難售
漕米改徵折色即與地方丁無異以江蘇一省言之額漕幾盡三
百萬倘以百萬徵米由海運而百萬折色約計應折銀三百
萬平時一百數十萬之丁地尚由上忙下忙官有催徵之處尚民有
抗糧之責罰猶且維徵不前積為民欠期於數月之內頓加
幾倍之正銀勢必穀賤傷農有難急售必需銀而銀不可
得閭閻之氣騷矣況一省之漕或徵或折辦理參差尤多掣
肘竊查漕米折色他省情形不一若江蘇則勢在難行不待言
河之一勞永逸最為上策惟在去冬洪湖初決時行之則甚易此時
石工將墜蓄水漸深沙泥在底挑挖難施如微山湖則現在本能

蓄水又未便個塊其水以從挑挖也至於漕運渡黃吃緊惟在禦黃壩一處其餘工段均不與運道相連不必停運而始能興工況京師萬方輻輳漕米而外需用甚多若停運一年將南方之貨物不至北方之居民難消物情殊多不便是折色與停運二者均有不可行之處思本歲當以海河並運為宜廣招商船分作兩次裝載計可運米百五六十萬石其餘仍由運河而行秋冬之間即由河臣派員將運河挑挖深通俾資順利計來春湖水益增自可引導濟運不致稽黃之患矣大抵專辦海運則恐商船之不足專辦河運又恐積水之難恃惟有兩者相輔而行可期無誤全漕且米運既分則運道舒而治河亦易於

備仍可擴充於籌備無患之道亦屬相宜設有良遠
首籌議河漕大概情形謹擬实分別可行不可行恭摺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海運係暫時試行將來河道全通自應仍由河運
爰一俟阻亦事設時有應急仿照唐代轉運之法于沿河沿淮一帶
建置倉廒遇有阻滯暫為存貯俟水足時或由駁船載運或
由原船次年接運即使存貯稍久而距京較近緩急究有所恃
惟建倉之初所費頗多但以撥運各策計之其所費差足相
當第等而倉廒歷久尚在其利較長似亦於漕之一法可以濟運
道之窮緣奉
諭旨此外有可利漕濟運者各持所見謹就臣管見所及附片具陳

進呈海運圖疏

江蘇巡撫臣陶澍謹

奏竊照蘇松常鎮太五府州額漕因河運阻滯暫雇海船運赴天津現已辦有成局依次開行臣伏思海運與河道原相表裏禹貢載揚州貢賦沿海達淮冀州夾右碣石入海即海運之始秦唐雖亦偶行其道難稽明則由膠萊內河轉搬尚實為勞費惟元代海運最久然至元十九年初次運米僅止四萬三千石明年始抵直沽行之六七年始歲運米三四十萬不等旋因其路險惡另開生道運米漸多蓋海船畏淺不畏深畏礁不畏風而畏淺尤甚於礁明人沿嶼求道非礁即淺無

惟其雜自不若元代所用之道即今沙船所行為最善查
元明入海之道或由劉河或廖角嘴或由黃河口至鷹游
門今俱壅塞惟吳淞口至十滧一路為直而由此運米入海
實冊自今年日因初次試行即須裝米一百五六十萬石倘
從前不敢不倍加慎重每遇熟習海洋之人詳加詢問證以記載
得其經道至於大洋浩瀚本無涯岸雖舟人定之以更香驗
之以水色格之以針盤究難確指其道里數目惟有就西岸
對出之州縣汛地比照核計不相徑庭其小島微嶼亦難盡載
謹摘敘大凡略分段落併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第一段海船自上海縣黃浦口岸東行五十里出吳淞口傍繞行寶山縣之復寶沙巡至崇明縣之新開河計一百一十里又七十里至十滧是為內洋十滧可泊船為候風放洋之所崇明縣地

第二段自十滧開行即屬外洋東巡一百八十里至佘山一名蛇山又名南槎山係荒礁上無居民不可泊但能寄椗為東出大洋之標準蘇松鎮所轄

第三段自佘山駛入大洋向正北微偏東行至通州呂四場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餘里水深十丈可寄椗從此以北入黑水大洋至大洋梢對出之洋面約一百四十里係狼山鎮右營所轄又北至

阜縣村出之洋面起至黄家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六十里又北套山對出之洋面起至黄家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二十里係狼山鎮掘港營所轄又北至門龍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里又北至射陽湖對出之洋面約一百二十里係鹽城營所轄又北至黄河口對出之洋面約一百二十里係廟灣營所轄黄河口稍南有沙埂五條船行遇東風則慮淺擱宜避之又北至安東縣灌河口對出之洋面約九十里係佃湖營所轄又北至海州贛榆縣鷹游門對出之洋面約一百八十里係東海營所轄計自佘山大洋以北起至鷹游門對出之洋面止約共一千五六百里統歸狼山鎮汛地凡舟行過佘山即出頤汪洋無島嶼可依行船用

羅盤格定方向總針向北以東行如東南風則針頭偏東一個字如西南風則針用子午查江南佘山與山東鐵槎山南北遥对話之南槎北槎行船必用子午正針因江境雲梯関外迤東有大沙一道自西向東接瀨甚遠暗伏海中恐東風過旺船行落西是以針頭必須偏東一個字避過暗沙再換正針此沙徑東北積為沙埂舟人呼為沙頭山若船行過於偏東一直上北便見高麗諸山故將近大沙時仍須偏西始能对成山一帶也

第四段行過鶯游门対出之洋西往北即山東日照縣界山東水師南洋汛地轄又北至文登縣之鐵槎山一名北槎山自佘山至

此始見島嶼又北至文登縣之馬頭嘴入東洋汛界經由蘇山島靖海衛及榮城縣之石島養魚池石島居民稠密可泊船門東南向春時乘風易入雖出自鷹游門至石島約六百餘里大洋中雖舵工以針盤定方向猶須常用水托水托者以鉛為墜用繩繫之探水取則也每五尺為一托查十數商船試水自十餘托二十托上下行過佘山試水均在三十托上下順風二日餘均係黑水再試至十托上下即知船到大沙洋面行過大沙試水漸深至五十托上下視水綠色則係山東洋面順風再一日試水二十托上下水仍綠色遙望北據及石島一帶山頭隱隱可見再行半日即至石島洋面此商船赴北一定針路也

第五段自石島至俚島洋面約一百六十里俚島至成山洋面約一百四十里俱榮成縣地為南北扼要之所可泊水綠色針盤仍用子午略偏東從成山轉頭改針向西略北入北畔洋汎界至文登縣之劉公島約一百餘里又西至威海衛一百餘里又西至福山縣之之罘島一百餘里又北至蓬萊縣之廟島二百餘里以上自石島起至廟島止約共九百餘里之罘島西北一帶有暗礁船行偏東以避之又廟島之東有常山頭淺灘宜避試水在十五六托至二十托不等船至廟島以東南風為大順計東省洋面一百零五島中有二十五島為海道要地而廟島尤大可以停泊

第六段自廟島過拋縣小石島即入直隸天津海口約九百里針對大西偏北沿途試水在十四五托再試水至六托上下水黃色水底軟泥即可拋錨俟潮進口約計天津海口逆流挽縴一百八十餘里即抵天津東關外

以上海程計自吳淞口出十滧東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鐵槎山歷成山西轉之罘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伏查我

朝自康熙年間開海禁以來商船往還關東天津等處習以為常凡駕駛之技趨向之方靡不斯推斯準愈久愈精是海運雖爲試行海船實所習慣而盛夏之時東南風多行走尤為順利臣謹就見聞所及臚陳大概伏祈

皇上聖鑒

勘覆膠萊河疏 雍正三年

內閣學士臣何國宗謹

奏為敬勘覆膠萊河事臣前查陞任吏部尚書朱軾開具膠萊運河節略內稱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親歷海濱尋為閱視

上之疏言淮河之北岸一里名支家河安東縣至海州路也自支家河至漣河海口共三百八十里既出漣河口由海道歷贛榆縣至安東衛即山東界由安東衛過石臼所靈山所夏河所至膠州陳家頭營入麻灣口共二百八十里俱循海壖而行一入麻灣口其中止有馬家濠為陸路此則須以畚鍤開濬然只五里由此經平度州以至萊州所屬之海倉口俱小河共二百七十里自海倉口入大洋使直抵

直沽口至天津衛凡泛海只四百里風順半日可達等語臣等
會勘得淮水出清口與黃河合經安東縣城南東流入海方遠
宜所稱支家河在淮河北岸因即黃河之北岸也查安東縣志
書載縣西十五里有支家河今已淤塞無迹可尋土人亦鮮有
知者惟有鹽河二道上自中河之鹽河閘分運河之餘流至王營
壩口分為二支東為中鹽河西為西鹽河至安東縣北新安鎮合
而為一又東北復分為二東流為五丈河逕入海北流則會漣河至
恬風渡入海現今淮北鹽船由此轉運自鹽河閘至恬風渡出海口
計程三百餘里名即為方遠宜所稱自支家河至漣河海口之路
也既出漣河口由海州歷贛榆縣境至山東安東衛雖係海道程

而大洋隔於雲臺諸山之外自安東衛嵐頭山口始入海程經吳山衖至淮子口亦俱沿海堧而行自淮子口經吳、浮兩山之間入麻灣口即為膠萊新河浮山之西有陳薛二島石棋林立甚為險阻薛島之西十里許有平崗回馬家堰南北幾五里元人鑿之遇石而罷明嘉靖十六年海防副使王獻鑿開馬家濠石渠一千三百餘步直抵麻灣即方志所宜改稱馬家濠也一入麻灣由把浪廟經膠州平度高密昌邑諸境至掖縣海倉口出海計程二百八十二里中分八閘距麻灣口二十里為陳村又北三十里為吳家口閘又三十里為窩鋪閘吳家口窩鋪之間地勢最高名分水嶺為南北分流之脊窩鋪閘以北二十五里為

亭口闸又三十里为周家闸又三十里为玉皇庙闸又三十里为杨家圈闸又三十里为新河闸又三十里为海仓闸又二十七里至海口以上各闸俱创自元人至今沿河仍袭旧名而闸座俱皆湮废查明时议开胶莱新河其说有二一则欲自分水岭深加開宽俟河底与海口相平南北河口各建一闸每日潮方至时则开闸纳潮船可乘潮而入潮将退时则闭闸蓄水船可通行而一则欲自分水岭開通河渠修复闸座广引来源设立水柜按启闭蓄泄之法以资挽运二说俱似近理今臣等细加测量分水岭以南北麻湾口高二丈二尺以北比新河闸高一丈八尺八寸又将分水岭试为开宽虽有㵎石磨砂尚可挑浚惟是

海口潮水止至陳村閘北海口潮水止至新河閘則兩潮之隔不相通此中有二百餘里若欲南北通流必須撤次閘鑿深至二丈二三尺況朔望大潮深不過四五尺餘日小潮深不過三四尺潮落之後僅深一三尺即於河口建閘而欲引數尺隨長隨落之水通一百餘里之流恐不能濟且麻灣以南水底皆係石塊海倉以北一望盡沙致麻灣口海倉口雖可通潮而商船漁艇絶無停泊若欲將海口一帶閘濬潮汐日至工力難施此通潮之不足恃也再查分水嶺地當水脊設為分水之源北僅平度州之白河其源既微又無泉流可引而多則水漲噴沙而少則全河乾涸陳村閘下雖有姑尤河會流而其地已近麻灣順流南下亦於運道無濟分水嶺北有膠河自膠州之鐵

椒山發源流出高密縣東與五龍河膠萊河改挑翁泰漯河中
入新河北流水源稍盈中有百脈湖之蓄早年周圍百餘里若
東堤蓄水以為水櫃隨可開引使其南北分行統一河一湖又
無泉源補助欲以濟二百八十餘里之運道勢必不能此蓄洩之不足恃也
若膠萊通運之議創自元人乃開之數年而即罷明時屢試而終不行良亦職
此若夫由河運海更造船隻以及開挖等費不貲又其條為至於來往商船現
惟泊於贛榆縣之青口及膠州之塔埠口要皆濱海水深之處不肯冒險入
悉致戕損若使閘通膠河而海口淤淺必致難以通行亦於客商無裨益惟兩
岸民田放水俱藉此河宣洩今據臣照依陞任平度州同溫文桂條
奏以民力疏濬每人按日給米一升已足通流洩水若欲借通商

勢所不能似可毋庸再議